

冰心儿童图书奖
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
得主 袁博 最新力作

豹的世仇

动物
小说王子
袁博
非洲系列

袁博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豹的世仇

袁博
著

动物
小说王子
袁博
非洲系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豹的世仇 / 袁博著. — 石家庄 :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8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

ISBN 978-7-5376-8291-6

I. ①豹… II. ①袁…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2453号

丛 书 名 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

书 名 豹的世仇

选题策划 温廷华 董素山 装帧设计 王 鹏
责任编辑 孙卓然 绘 画 吴子晋 徐 辉 田 丽
美术编辑 季 宁

出 版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172号 邮编 050051
电话 010-87653015 (发行部) 传真 010-87653137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880×1300 1/32
印 张 5.25 彩插 0.125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6-8291-6
定 价 18.00元



内容提要

狒狒家族是花豹家族的世仇。

十八年前，狒狒杰瑞德和花豹卡罗莎是在同一片土地上长大的伙伴。长大后，狩猎的冲突使它们疏远了彼此，唯恐对方侵入自己的领地。一个旱季的夜晚，为了采摘可以救命的猴面包树叶，狒狒杰瑞德爬上了花豹卡罗莎世代居住的巨大的猴面包树，不慎撞落了卡罗莎储藏在树上的猎物……为了报复狒狒杰瑞德，卡罗莎偷袭了杰瑞德狒狒家族，却惨败而归。杰瑞德率领庞大的狒狒家族，趁机抢占了花豹卡罗莎世代居住的猴面包树。

有一种冲突无法随着世代的更迭而消失，有一种仇恨无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解。为了争夺巨大的猴面包树，花豹家族和狒狒家族爆发了一次次血战。几年之后，花豹卡罗莎的女儿卡米尔杀死了杰瑞德的妻子，夺走了杰瑞德刚刚出世的小儿子杰克。在花豹卡米尔即将咬碎小狒狒杰克的头颅时，一个绝妙的计划在它的脑海中产生：它要让小狒狒杰克和它的女儿卡拉一起长大，把小狒狒杰克训练成一个捕杀狒狒的高手……

目录

花豹家族世系简表	1
狒狒家族世系简表	2
第一章 家族世仇	3
难缠的小狒狒	3
卡罗莎与杰瑞德	11
杰瑞德成为丛林霸主	16
抢夺猴面包树	27
新一代的仇恨	32
第二章 花豹妈妈	37
与小长尾猴成为朋友	37
危险的征兆	42
被花豹妈妈赶走	50
诱杀塔克	56
第三章 狒狒的领地	61
智救小狒狒	61
离开花豹姐姐	68
杰克被救	74
成为父亲	79

	离开猴面包树领地	84
第四章	花豹姐姐	87
	花豹姐姐送来疣猪尾巴	87
	新的血债	91
	凶险的对手	97
	再次被花豹姐姐胁迫	103
第五章	回归狒狒家族	107
	杰瑞德的烦恼	107
	认祖归宗	112
	豹穴求生	115
	杰克的煎熬	120
第六章	花豹与狒狒	124
	杰克的抉择	124
	暗夜遇袭	128
	鬣狗的包围	133
	猴面包树上的战斗	139
	豹穴之前	148
	尾声	154
	自然博物馆 豹	156
	非洲——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袁博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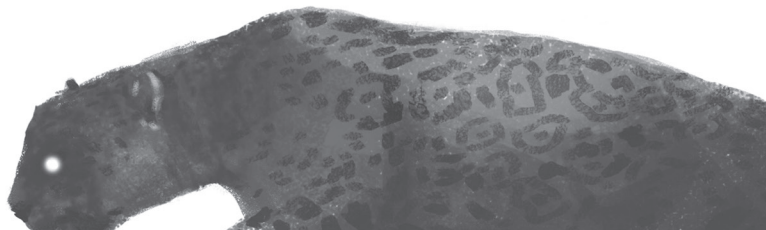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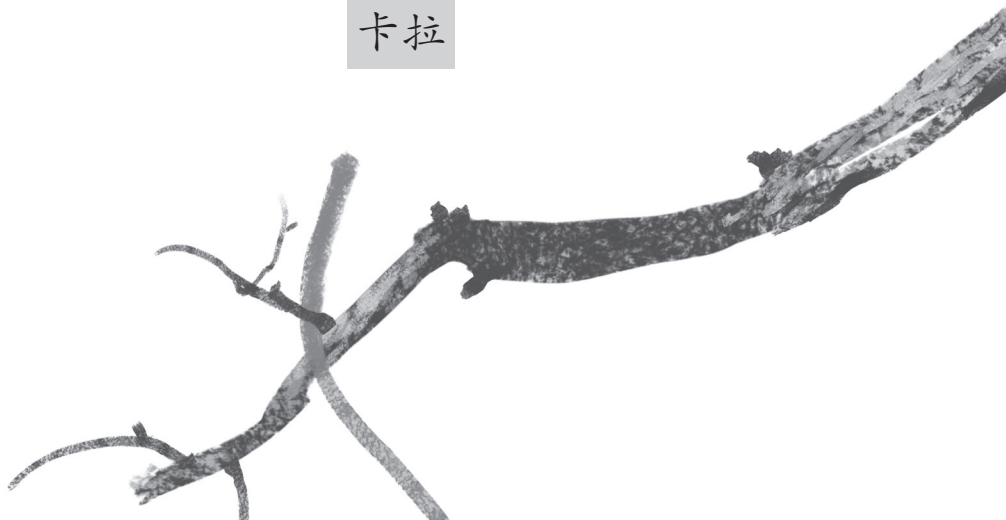


花豹家族世系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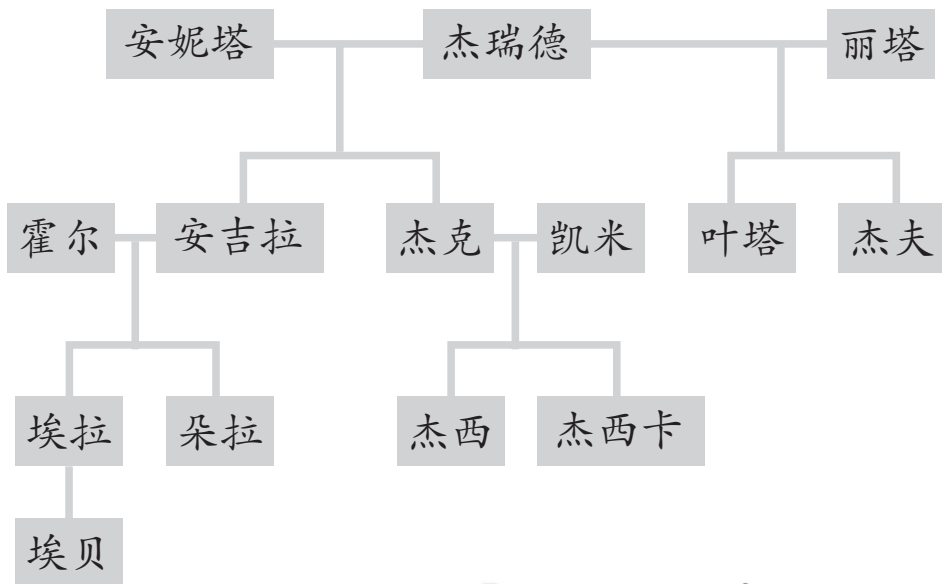
卡罗莎

卡米尔

卡拉



狒狒家族世系简表



第一章 家族世仇

难缠的小狒狒

花豹卡米尔在猴面包树上经过一整夜的潜伏，终于成功捕杀了一只成年雌狒狒。

凌晨时分，黎明的曙光仍未遍布博茨瓦纳的丛林和沼泽。

这是雌豹卡米尔产后的第一次狩猎，它前天刚刚分娩，身体还很虚弱。卡米尔微微喘息着，费力地将狒狒的尸体拖下猴面包树。猴面包树巨大无比，即使三十个人手拉手都不能将树干合围住。猴面包树遮天蔽日的树冠上，曾经是花豹家族的家园。而现在，这里被狒狒家族占据了。卡米尔趁狒狒家族黎明集体外出，猎杀了这只留守在猴面包树上的雌狒狒。

卡米尔刚刚将它的猎物拖上靠近它的幼崽巢穴的乌木树，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从雌狒狒尸体的皮毛中，爬出了一只小狒狒。

这只小狒狒十分幼小，昨天夜里刚刚出生。它还没有长出几根毛发，像一只红彤彤的小肉球，还没有卡米尔的巴掌大。只要卡米尔有力的巴掌轻轻一拍，就足以结束小狒狒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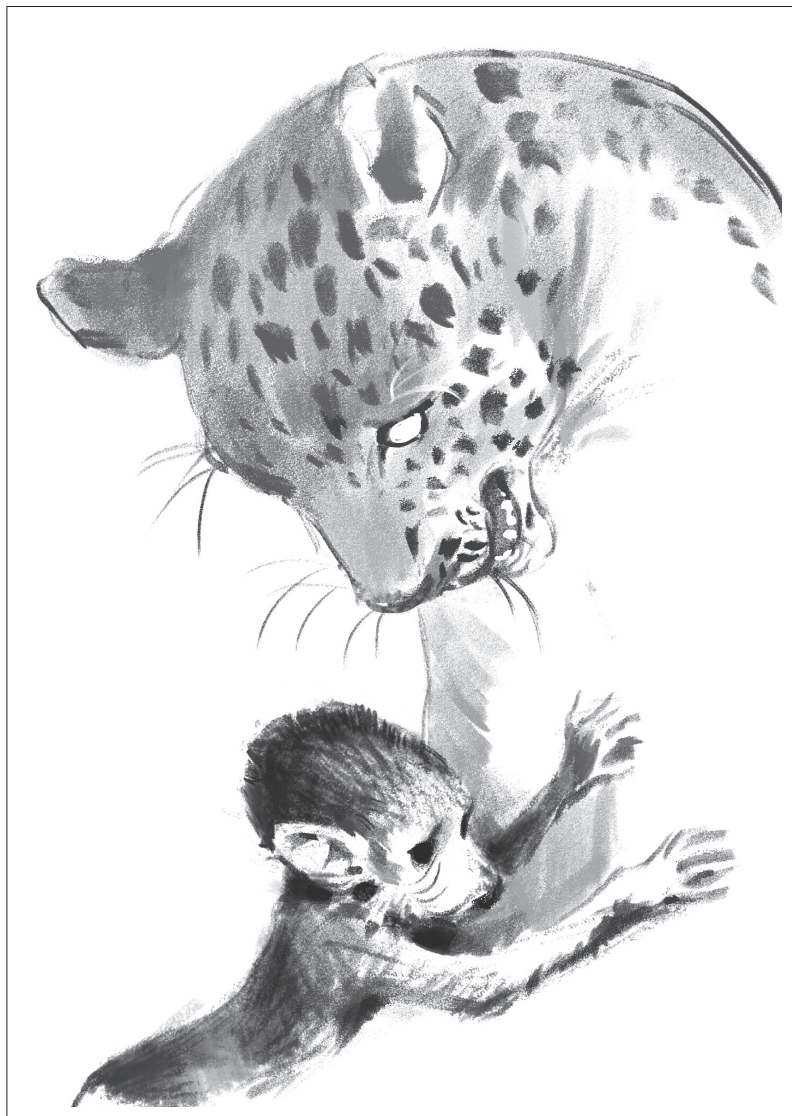
卡米尔理所当然地应该杀死这只小狒狒。

狒狒，既是卡米尔口中的猎物，也是卡米尔花豹家族的仇敌——狒狒群已经两次杀死了卡米尔的孩子。卡米尔现在第三次做母亲，至今却还没有一个孩子活到成年。可以说，卡米尔对狒狒这种动物恨之入骨，它恨不得把世上所有的狒狒咬烂嚼碎，恨不得让世上所有的狒狒都统统灭绝。

在昏暗的光线中，卡米尔的眼睛里折射出幽幽的冷光。

卡米尔干净利落地抬起前掌。

正当这时，小狒狒突然拱入了卡米尔的怀中。卡米尔剧烈地抖动着身体，想要把它狠狠地摔下树去，让它头破血流、脑浆迸裂。可是，小狒狒死死地抓住了它腹部的皮毛，丝毫都不肯放松。



“轰！”狂暴的狮吼声响起。

狮群嗅到了猎物的气味，正在乌木树下集结。

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狮群处在食物链的顶端。花豹的身材还不到一头成年狮子的一半大，况且，狮子是群居动物，总是结群行动。比起狮群，花豹既没有体形优势，又不占数量优势。无论多么骁勇的花豹，都不可能与狮群抗衡。

面对狮子，花豹唯一可以依赖的看家本领就是爬树。花豹的髁关节强壮有力，能够稳固地抓住树干，在树枝间穿梭。而狮子由于身体过于沉重，仅能爬上歪斜的树干。否则，非洲大陆上的花豹早就被狮群消灭了。因此，花豹总是在树上居住。对于花豹而言，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树就是最安全的家园。

卡米尔顾不上小狒狒的纠缠，连忙将它的猎物拖向更高处的树杈，以防狮群的袭击。

树下，四头狩猎的雌狮露出长长的獠牙，厉声咆哮着。它们等得越来越不耐烦，于是凌空跃起，向着乌木树扑去。尽管狮子爬树的本领远远不及花豹，但它们毕竟也能够扑到三米多高的树干上。卡米尔不得不连忙拖

曳着猎物，任凭小狍狍扯住它腹部的皮毛，向着更高处的树冠爬去。

卡米尔不想失去它的猎物。为了确保刚出生的女儿卡拉的安全，防止它遭受狍狍群的袭击，从女儿卡拉出生后，卡米尔就守护在女儿的身边，寸步不离。到现在，卡米尔已经把分娩前储存的食物全部吃光了。

卡米尔拼命将雌狍狍的尸体拖向树冠的更高处。在卡米尔怀中的小狍狍吱吱乱叫，抗议自己被弄疼了。小狍狍的尖叫声，更刺激了狮子的食欲。“呼——”，一头雌狮纵身跃上了乌木树的树干，用指爪牢牢地钩住树干，张开血盆大口，几乎能够噬咬到卡米尔的尾尖。

以往，卡米尔可以叼着沉重的猎物在树上灵活自如地行动。但卡米尔刚刚分娩，身体还很虚弱，很难叼着接近于它自己体重的雌狍狍尸体在树上行动。此外，小狍狍死死地扯住了它的腹部，使它的行动更为不便。小狍狍一出生就会抓住雌狍狍腹部的毛发，让雌狍狍带着自己在草原上活动，这是小狍狍基因中的本能。然而，花豹不是狍狍，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幼崽抓住腹部爬树的习惯。花豹的腹部是全身最缺乏力量的部位，也是最薄

弱的部位。

这该死的小狒狒！卡米尔使劲晃动着身体，试图将小狒狒扔下树去。在卡米尔有力的摇晃中，小狒狒的指爪不由自主地慢慢松开了。

卡米尔眼角的余光向树下一瞥，发现有一个毛茸茸的影子在树下的乌木堆里隐隐约约地晃动着。卡米尔用它敏锐的眼睛凝神望去——它的女儿卡拉从乌木堆中的巢穴里探出了小脑袋！

刚出生的小花豹无法用爪子抓牢树干。在卡米尔狩猎时，它把小花豹卡拉放在树下的乌木堆中隐蔽起来。可年幼的卡拉还不知道该如何隐藏自己，居然从乌木堆中探出了小脑袋。所幸的是，乌木堆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并且乌木堆的颜色与小花豹毛皮的色泽极为相近，四头雌狮暂时还没有觉察到小花豹卡拉的存在。

卡米尔不再晃动身体，用一只前爪轻轻拢了一下小狒狒的皮毛，让它牢牢地抓住自己腹部的皮毛。如果卡米尔这时将小狒狒推下乌木树，很可能会引起四头雌狮的警觉，暴露树下的小花豹卡拉所在的位置。无论如何，卡米尔都不能拿自己女儿的生命安全冒险。

卡米尔无法向着更高处的树冠攀爬，于是便停靠在树杈上，用粗糙的舌头舔了舔小狒狒的皮毛，希望能使它安静下来，以免挑起四头雌狮的攻击欲望。令卡米尔意想不到的是，小狒狒居然叼住了它的乳头，甜甜地吮吸着它的乳汁。一时间，卡米尔分娩后乳房的胀痛感得到了缓解，一股别样的温情涌上了卡米尔的心头，它不禁低下头温柔地轻舔着小狒狒柔软的绒毛，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于哺乳动物而言，哺乳是建立母子之间情感纽带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狒狒，还是花豹，都是如此。归根到底，花豹与狒狒并非是两个完全没有共同之处的物种。它们同样有自己的快乐，同样有自己的亲情。

小狒狒吮吸着乳汁，用一双明亮的眼睛仰头望着花豹卡米尔。这双如清泉般澄澈的小眼睛，使卡米尔想起了自己躲藏在乌木堆下的女儿卡拉。狮子的吼声，把可怜的小卡拉吓坏了吧！

太阳从东方缓缓升起，明亮而炽热的光芒洒在南部非洲大地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四头雌狮几次尝试爬上树抢夺卡米尔的猎物，可总是离卡米尔所在的树杈位置差上一截。终于，饥肠辘辘的肚皮使雌狮们彻底失去了耐性。四头雌狮愤怒地朝着卡米尔吼叫了一阵之后，远远地离开此地，寻找其他猎物去了。

雌狮刚刚在卡米尔的视线中消失，卡米尔就从乌木树上扑下，轻轻地叼起它的女儿卡拉，把充实饱满的乳房塞进卡拉的嘴巴。卡米尔撕食着雌狒狒的尸体，化为一股股甘甜的乳汁。

此时，卡米尔才注意到那只小狒狒还挂在它的腹部，也在吮吸着它的乳汁。只是，卡米尔不再像开始时那么讨厌小狒狒了。小狒狒牢牢地抓住它的皮毛，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就像抓着自己的母亲一样。显然，小狒狒把卡米尔当作了自己的妈妈。

忽然，一个绝妙的主意在卡米尔的脑海中划过。

卡米尔用花豹爱抚儿女的方式，温柔地舔了舔小狒狒的毛发。然后，它大口吞食着雌狒狒的身体，将雌狒狒的血肉化作乳汁，哺育着它自己的孩子，也哺育着雌狒狒的孩子。

狒狒家族与花豹家族持续了数代的世仇，又将展开新的篇章。

卡罗莎与杰瑞德

卡米尔要把小狒狒养大——它要让小狒狒喝着狒狒的血，吃着狒狒的肉长大。它要把小狒狒养成一个彻底消灭狒狒家族的捕猎高手。

凌晨，卡米尔猎杀的是狒狒首领杰瑞德的妻子安妮塔。卡米尔知道，这只小狒狒是杰瑞德与安妮塔刚出世的儿子杰克。卡米尔之所以会想出一个如此歹毒的计划，是由于卡米尔对狒狒家族恨之入骨。

花豹家族与狒狒家族之间结下的世仇，要从十八年前说起。

就连狒狒首领杰瑞德也不得不承认，它和它的家族是这片领地的入侵者。十八年前，杰瑞德的爸爸与它的

妈妈——两只来自两个相互敌对族群的南非大狒狒，发生了炽热的情感，生下了杰瑞德。为此，杰瑞德一家三口被逐出了族群，离开了南非大狒狒世代居住的热带草原，来到丛林深处。

杰瑞德一家三口初来乍到，小心翼翼地在这片新领地上讨生活。为了避免与当地的食肉动物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它们以素食为主，只是在嘴馋的时候才捕捉一些昆虫和小蜥蜴。因此，杰瑞德结识了很多在一起玩耍的好朋友，这其中就包括花豹卡米尔的母亲卡罗莎。

卡罗莎比杰瑞德小两岁，是它妈妈的独生女儿。当它第一次睁开眼睛偷看外面的世界时，看到的就是小狒狒杰瑞德。那时，小狒狒杰瑞德正在它们的洞口采集根菜、捕捉昆虫。那天，卡罗莎的妈妈到远处捕猎去了，卡罗莎与杰瑞德友好地打了招呼，小狒狒杰瑞德还送了它两只好吃的蚱蜢。

自此以后，每当妈妈外出捕猎，卡罗莎就会爬出洞外，伸长脖子咕咕噜噜地发出叫声，表示平安无事，杰瑞德便会应声前来。它们一起玩耍嬉戏，一起捕食蚱蜢、蜥蜴，甚至蜜蜂，一起到泉边喝水。此外，杰瑞德

还教卡罗莎如何辨别果实的成熟度，教它如何撬开果实的种子。它们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孤独的小花豹卡罗莎把小狒狒杰瑞德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

卡罗莎三个月大时，能够独自外出，甚至可以暂时离开妈妈大半天了。那高大的乔木、茂密的灌木丛、缤纷的花朵、五颜六色的蝴蝶、扑翅的飞鸟、疾奔的野兽，无不吸引着卡罗莎好奇的视线。卡罗莎偷偷带上了它最好的朋友杰瑞德结伴同行，一路上，它们蹦蹦跳跳，尽情享受作为丛林儿女的快乐。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林间的小径错综复杂，卡罗莎迷路了，杰瑞德也无法辨清回家的方向。于是，它们一起爬上了大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丛林之夜。蝙蝠在夜空中成群结队地飞舞，鸮鸟在枝头发出生异的叫声。森林深处，响起一阵令它们毛骨悚然的咆哮……

不过，在丛林中，最为可怕的敌人是它们自己的肚皮。

强烈的饥饿感折磨着它们，使它们无法得到片刻安宁。杰瑞德不仅需要不停地挖掘鳞茎和根菜，采摘果

实，填充自己的肚子，它还需要捕捉大量的蜥蜴、蚱蜢和蜗牛给卡罗莎充饥。但它们还是饿得肚子咕咕直叫，饿得头昏眼花。

卡罗莎和杰瑞德走走停停。

当疣猪的地穴出现在它们面前时，卡罗莎无精打采的双眼瞪了起来，嘴里流出了口水。妈妈给它喂过小疣猪，但还没教它如何捕捉小疣猪。“嗷——嗷”，卡罗莎向它的朋友杰瑞德求援。

等疣猪妈妈外出觅食后，杰瑞德找来一根树枝，悄悄靠近疣猪地穴，试探着将树枝伸进去，小疣猪的吱吱声立即从地穴内传出。杰瑞德兴高采烈地向卡罗莎发出咕噜声，示意卡罗莎趁机进入地穴掏出小疣猪。

卡罗莎很快就掏出了两只小疣猪，一只它自己叼在嘴上，一只让杰瑞德替它抓在手掌里。它们迅速远离了疣猪窝，爬上了附近的一棵金合欢树。等卡罗莎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只小疣猪，回过身来向杰瑞德要它的第二只小疣猪时，杰瑞德居然已经将它掌中的小疣猪撕食了一大半。这是一些刚出生的疣猪崽，比老鼠大不了多少，一只小猪崽根本无法填饱卡罗莎的肚皮。卡罗莎的

肚子咕咕叫着，看着杰瑞德大口嚼食着疣猪崽，越看越觉得不舒服。

在此之前，卡罗莎从来都不知道杰瑞德是可以食肉的。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噬咬着卡罗莎的心。它原本以为杰瑞德是自己的朋友，总是在帮助自己，却没想到杰瑞德只是在利用自己，偷学花豹的捕猎技巧。

远处，传来了花豹妈妈焦急的呼唤声，卡罗莎没理会还在叽叽喳喳地叫唤着的杰瑞德，独自跳下金合欢树，循着妈妈的声音而去。

自此以后，卡罗莎不再允许杰瑞德靠近它，也不再把杰瑞德看作自己的朋友。

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掺杂着敌意的情感在逐渐增长。

三岁的卡罗莎已经能独自捕捉黑斑羚了。

黑斑羚，自古以来就是花豹的主食。所有花豹都认为，黑斑羚是只属于它们的食物。无论是狮子，还是鬣狗都不会轻易捕食黑斑羚。

黑斑羚纤细灵巧、行动敏捷，拥有灵敏的听觉和视

觉。受惊的时候，它们跳起来有三米高、九米远。狮子、鬣狗望尘莫及，一般不会将黑斑羚作为自己的主食。只有花豹不但身手敏捷、反应迅速，还善于偷袭。因此，食用黑斑羚，成了花豹的专利。

可是，当三岁的卡罗莎开始外出狩猎时，它发现丛林的法则被打破了。杰瑞德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像花豹一样袭击了一只黑斑羚，并且大吃大嚼。原来，杰瑞德是它的竞争对手，而它小时候居然还瞒着母亲，跟杰瑞德在一起玩耍，成为朋友。

卡罗莎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和从未有过的悔恨。

杰瑞德成为丛林霸主

六岁的狒狒杰瑞德继承了父亲强健的体魄。它身长一米二，体重三十多千克，毛发金黄，并且它的肩部和背部毛发浓密厚实，如同披了一件斗篷，使它更显得威武壮硕，毫不逊色于一头成年花豹，像是一头小型的雄

狮。此时，强壮的杰瑞德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族群，成为杰瑞德狒狒家族的首领。流浪汉霍尔是它的副手，年轻的狒狒姐妹安妮塔和丽塔是它的妻子。妹妹丽塔生下了它的长子杰夫，姐姐安妮塔生下了它的长女安吉拉。丛林中最大的黑檀树是它的家族夜间休息的地方。

四岁的雌豹卡罗莎腰身纤细、身材匀称、头部浑圆，无处不透着优雅和聪慧。现在，它已经离开妈妈独立生活，成为三只小雄豹的母亲。与狒狒不同，花豹昼伏夜出，丛林中最大的猴面包树是它白天养精蓄锐和储藏食物的地方。

它们相互躲避着对方，井水不犯河水。

不幸的是，这一年的旱季特别长，丛林中的果实和树叶已经被饥饿的动物们吞食得所剩无几。杰瑞德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误食了有毒的野果，急需猴面包树上的叶子解毒。但整个丛林中，只有卡罗莎家族所居住的那棵巨大的猴面包树的树梢上还有几片叶子。

狒狒与花豹各自占据着自己的住所，一般不会随意到对方居住的树上去。但看着一双奄奄一息的儿女，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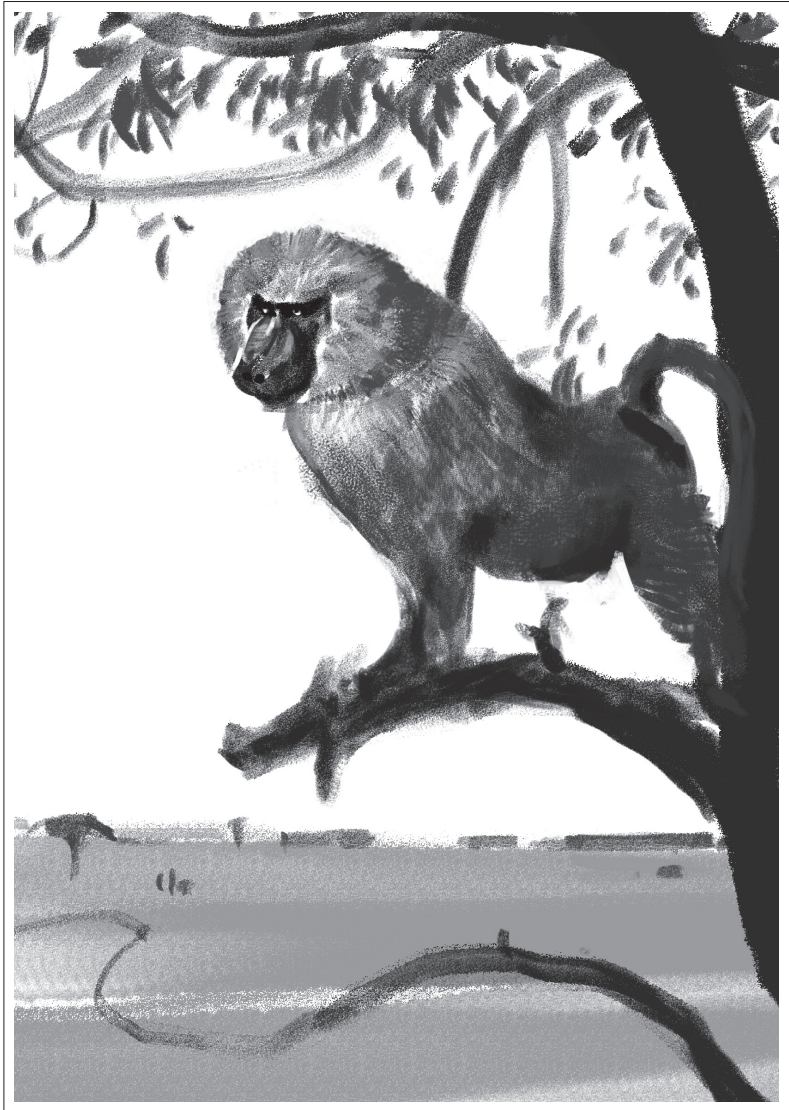
杰瑞德心急如焚，顾不得那么多了。杰瑞德偷偷爬上了那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悄悄绕过了卡罗莎母子，向树梢爬去。由于树梢的枝丫过于细小，杰瑞德沉重的身体压得树枝来回摇晃，一不小心，将卡罗莎储藏的猎物晃下了猴面包树。

“啊哈——啊——啊哈哈”，守候在树下的鬣狗群发出怪异的叫嚣，立即将猎物分食得干干净净。采到猴面包树的树叶后，杰瑞德急忙离开，去营救它的孩子。等卡罗莎惊醒之后，树下的猎物早已不见了踪影，卡罗莎只看见了杰瑞德的背影。

卡罗莎越想越生气。

杰瑞德这只该死的狒狒！它虚情假意、贪婪无耻！它假装素食，骗取了卡罗莎纯真的情感，偷吃了它的小疣猪；它假装素食，骗取了它对朋友的信任，偷学了它的狩猎技巧，猎取了它的黑斑羚；今天，杰瑞德竟然明目张胆地偷走了它储存的猎物。

是可忍，孰不可忍。卡罗莎一定要给杰瑞德一点儿警告，让这只该死的狒狒尝尝花豹的厉害。



第二天傍晚时分，折腾了一天一夜的杰瑞德一家刚刚入睡。卡罗莎悄悄爬上了黑檀树，绕到了杰瑞德的一双儿女面前。

杰瑞德的儿子杰夫看起来有一岁多的样子，同当年它第一次见杰瑞德时差不多大。这么大的小狒狒已与成年狒狒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个头儿略微小些，想悄无声息地将它杀死是不可能的。

杰瑞德的女儿安吉拉看起来要小一些，应该还不到八个月大，体形也只有哥哥的一半。卡罗莎露出它锐利的长牙，刚想给小狒狒安吉拉致命的一击。忽然，熟睡中的安吉拉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呼唤，香甜地耸耸肩，向它哥哥的怀中靠了靠。恍惚中，卡罗莎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和杰瑞德依偎在一起玩耍的时光……

正在卡罗莎犹豫之时，一阵尖锐的吼声响起，杰瑞德的副手霍尔觉察到了卡罗莎，发出了警报。

慌乱中，卡罗莎连忙叼起安吉拉的一条后腿跳下了黑檀树。杰瑞德一个箭步，跃到了卡罗莎的前面，堵住了它的去路。不一会儿，霍尔也紧紧地追了上来，卡罗莎被两头体格健硕的雄狒狒夹裹在了中间。此时此刻，

只要卡罗莎稍微理智一些，它就应该马上丢掉小狒狒，以最快的速度逃走。

平时，花豹总是袭击猎物群体中最弱的个体。花豹会利用自己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优势，速战速决。它们从不直接面对强大的对手，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和争端。当花豹发现自己被强敌包围时，它们会立即选择撤退。在南部非洲的丛林中，花豹是最为狡猾的猎手，没有哪种动物的适应能力能够比得上它们。

但现在，卡罗莎并不想让步。它觉得杰瑞德欠它的，况且它压根儿瞧不起杰瑞德——杰瑞德再强大，毕竟也只是一只猥琐的狒狒，在高贵的花豹面前只有逃跑的份儿。

但是，杰瑞德并非丛林中常见的小型丛林狒狒，而是一头来自草原地带的南非大狒狒。杰瑞德完全继承了它的父母英勇善战的基因。

南非大狒狒长着硕大而锋利的獠牙，形如匕首，吻像犬科动物一样向外突出，比其他狒狒物种更倾向于肉食性。可以说，在所有杂食性的灵长目动物中，南非大狒狒是极为特别的一种动物。当它们面对食肉动物的袭

击时，仗着自己一对匕首般的獠牙，往往会置自身的安危于不顾而去冲锋陷阵，摆出一副拼命三郎式的英雄气概。所以，即使是面对狮子这样的猛兽，南非大狒狒也不会轻易退缩，甚至会凭借集体的力量取胜。

现在，卡罗莎要叼走杀戮的是杰瑞德唯一的女儿安吉拉，作为父亲，杰瑞德即使是面对天王老子，也不会退却的，哪怕粉身碎骨。杰瑞德喉咙中发出的恫吓声变成了吼叫声，最后变成了巨大的咆哮声，几乎能把卡罗莎的肝肠震裂。杰瑞德在用它的咆哮声明白无误地告诉卡罗莎——放下它的女儿，否则它就不客气了。

作为花豹，当卡罗莎面对这么一只曾经卑鄙地欺骗过它的狒狒时，摆出了十足的傲慢。卡罗莎扬起头，用力将安吉拉向空中甩了甩，意思是警告杰瑞德——再不让开，小狒狒就会立即毙命。

巨大的恐惧感，使小狒狒安吉拉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哭喊。

女儿的哭喊，打碎了杰瑞德对儿时朋友残留的最后一丝歉疚与温情。它发出一声狂暴的怒吼，以雷霆万钧之势扑向花豹卡罗莎，径直砸向卡罗莎全身最薄弱的腰部。

卡罗莎发出一声惨叫，松开了叼在口中的小狒狒。

杰瑞德的副手霍尔趁机夺下了小狒狒安吉拉，杰瑞德狒狒家族大获全胜。只是小狒狒安吉拉的一条后腿被卡罗莎咬折，从此行动一瘸一拐。

卡罗莎惨败而归，它的腰椎被杰瑞德砸裂了，它一个月都不能奔跑狩猎，只能靠进食腐肉为生。在这段时间，它的三只小豹也相继消失。卡罗莎认定，是杰瑞德和它的狒狒族群趁机杀害了它的孩子。

与此同时，杰瑞德在当地的丛林狒狒中名声大震。

杰瑞德力战花豹救下自己的儿女——这是当地的雄性丛林狒狒从来不敢想象的，也是雌性丛林狒狒从未目睹过的。

当地丛林中最大的狒狒家族是凯希族群。当杰瑞德从凯希族群的领地旁经过时，大大小小的狒狒无不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它，目光中充满了敬畏，就像在仰望着一头雄狮。

凯希族群的首领是强壮的雄性丛林狒狒凯希。凯希身长一米，体重接近三十千克，仅仅比南非大狒狒杰瑞

德矮半个肩膀，是一头格外高大的丛林狒狒。它凶狠异常、脾气暴躁，不仅时常率领部下侵扰周围的狒狒族群，还动不动就向自己的族群成员发动攻击，甚至会殴打雌狒狒和小狒狒。它野心勃勃，却没有任何战略眼光和想象力，完完全全靠持续不断的恐怖活动来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

杰瑞德的副手霍尔就来自凯希族群。霍尔虽然不及凯希强壮，但在当地的丛林狒狒中，也算得上肌肉发达、身材魁梧了。本来，霍尔是凯希最忠诚的副手，只是由于采摘猴面包果时不小心惹恼了凯希，就被喜怒无常的凯希驱逐出族群，成了流浪汉。可怜的霍尔直到被杰瑞德接纳，才结束了孤独的流浪生涯，成了杰瑞德忠实的副手。

非洲大陆上所有的狒狒首领都有着征服的欲望，渴望自己族群人丁兴旺，渴望成为一方霸主，杰瑞德也不例外。与凯希不同的是，杰瑞德深知，一个成功的狒狒首领不仅需要拥有力量，更需要拥有智慧。

杰瑞德要吞并凯希族群。

自从大战花豹卡罗莎之后，杰瑞德时常带领自己的

族群在靠近凯希族群的地方活动。在凯希族群的雄狒狒面前，它对霍尔表现出一副温暖的兄弟之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把狩猎得到的黑斑羚分给霍尔一半。在凯希族群的雌狒狒面前，它对自己的两个妻子安妮塔和丽塔，极尽温柔体贴，还会时常为安妮塔和丽塔梳理毛发。在凯希族群的小狒狒面前，它则极力表现着作为父亲的慈爱，时常将瘸腿的女儿安吉拉驮在背上，让凯希族群老老少少的狒狒都能够回想起它大战花豹的英勇壮举。

起初，凯希族群的狒狒们只是在远处观望，怀着羡慕的心情偷偷地观看杰瑞德族群。后来，凯希族群的雌狒狒们时常带着小狒狒悄悄溜到杰瑞德族群的领地，与杰瑞德一家温存地叽叽喳喳一阵。杰瑞德总是拿出最好吃的果实招待它们，还有杰瑞德狩猎得到的小疣猪肉、黑斑羚肉……

终于有一天，凯希彻底被激怒了。它狠狠地暴打一只吃了杰瑞德馈赠的猴面包果的雌狒狒，尽管这只雌狒狒刚刚分娩不久。并且，凯希将刚出生的小狒狒举在手里，威胁前来求情的雌狒狒们。一旦凯希发起脾气来，就完全失去了理智，它使劲摇晃着小狒狒，眼看就要把

小狒狒活活摔死。

凯希的行为，引起了公愤。但凯希族群的所有成员都慑于首领凯希可怕的力量，只是眼睁睁地瞅着疯狂的凯希，没有谁胆敢出声。

杰瑞德跨过领地边界，进入了凯希族群的领地，一掌就将凯希掀翻在地。凯希气急败坏地咆哮着，召集自己的部下前来支援，想要置杰瑞德于死地。

凯希族群的狒狒们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但是，狒狒们围攻的目标并非杰瑞德，而是它们的首领凯希。凯希如同被风暴夹裹在深海中的孤岛，它的凶狠、它的强悍、它的暴躁，此时都派不上用场。纵使凯希有三头六臂，也无法与几十头狒狒相抗衡，凯希被东一拳、西一掌地殴打得晕头转向。几头强壮的雄狒狒抓住凯希的四肢，索性把凯希举了起来，在空中抡出了一条弧线。凯希跌落在几米之外的一块岩石上，脑浆迸裂，当场毙命。

众狒狒齐声叫好，悦耳的咕噜声响成一片。雌狒狒们纷纷将自己臀部的老茧面向杰瑞德，表示成为杰瑞德狒狒族群的成员。雄狒狒们也纷纷表示臣服，接受杰瑞

德的领导。

从此以后，凯希族群集体并入杰瑞德家族，杰瑞德成为博茨瓦纳丛林中规模最大的狒狒族群的首领，统领着大大小小六十多头狒狒。杰瑞德黎明时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出发，直到黄昏才能巡视完它幅员辽阔的领地。就连狮群也在它规模庞大的族群面前望而却步，不敢轻易闯入杰瑞德狒狒家族的领地——杰瑞德成为名副其实的丛林霸主。

抢夺猴面包树

卡罗莎第二次分娩了。

卡罗莎产下了五只雌性小花豹，卡米尔是卡罗莎的大女儿。

卡罗莎花豹家族，祖祖辈辈将博茨瓦纳丛林间的最大的猴面包树视作它们的家园，也就相当于人类的祖居。那棵猴面包树已在博茨瓦纳的丛林中生长了一千多

年，树干直径达十二米，即使三十个人手拉手都不能将它合围住。这棵猴面包树虽然树高不过十米，却树干笔直，狮子无法爬上去袭击花豹。古老的猴面包树树冠巨大、枝繁叶茂，是卡罗莎花豹白昼时理想的栖息场所。

猴面包树果实像个巨大的面包，果肉汁多味甜，是狒狒十分喜爱的美味佳肴。每当果实成熟的季节，狒狒就会到猴面包树上采摘果子。以往，只有丛林中最大的那棵猴面包树没有受到过狒狒的搅扰，因为没有丛林狒狒胆敢在卡罗莎花豹家族居住的猴面包树上采摘果实。

不过，自从杰瑞德成为丛林霸主之后，杰瑞德狒狒家族就没有让猴面包树上的卡罗莎花豹家族得到过片刻安宁。杰瑞德仗着自己家族狒多势众，三番五次地率领大大小小的狒狒到卡罗莎的猴面包树上采摘果实。况且，在卡罗莎袭击了它的女儿之后，杰瑞德已经与花豹卡罗莎彻底敌对。

几个月前，在猴面包树果实成熟的季节，杰瑞德索性率领它的族群占领了猴面包树。当时，卡罗莎怀有身孕，无法与杰瑞德率领的狒狒们搏斗，只好灰溜溜地离开猴面包树，让自己的祖居成了杰瑞德狒狒家族的巢穴。

卡罗莎咽不下这口气，它一定要报仇。这一次，卡罗莎一共产下了五只豹崽，这在花豹家族中是极其罕见的——卡罗莎看到了战胜杰瑞德狒狒家族的希望。

三年之后，五只幼小的豹崽全部健康长大，长成五只青年豹。现在，卡罗莎花豹家族共有六头凶猛强壮的成年花豹，卡罗莎企盼已久的复仇日子终于到来了。

深夜，是花豹狩猎活动的时候，也是狒狒沉睡中的时刻。一天深夜，花豹卡罗莎带领它的五个女儿，前往它们曾经世代居住的猴面包树上偷袭杰瑞德狒狒家族。卡罗莎打算一举夺回猴面包树，把杰瑞德狒狒家族杀得抱头鼠窜。对于这场偷袭行动，卡罗莎具有绝对的自信。

古老的猴面包树，是卡罗莎花豹家族的祖居。卡罗莎熟悉树上的每一根枝杈，对树干上的每一条上下通道，都了如指掌。更何况，花豹惯于夜间行动，在深夜的微光中视力极为敏锐，最善于在黑夜中偷袭。

猴面包树最高处的叶丛中，睡着十多只年幼的小狒狒；稍微靠下的树枝间，歇息着二十多只雌性狒狒，有的还怀抱着刚出生几天的小狒狒；最低端的树杈间，是

七八头正在沉睡中的雄狒狒；主树干顶端的分杈处，稳稳地睡着杰瑞德，从杰瑞德那酷似狗脸的笑靥中，就可以感觉到它的自我满足感。在母亲卡罗莎的影响下，卡米尔自幼就无比憎恶狒狒的那张既像猩猩、又像鬣狗的嘴脸，它和它的姐妹们一样，恨不得把世上所有的狒狒都统统消灭。

如果它们从猴面包树的北侧上行，绕过猴面包树下方放哨的两只狒狒，沿着树干鱼贯而上，就近捕杀最低端树杈间的雄狒狒，是最为便捷的偷袭方案。可卡罗莎实在恨透了杰瑞德，它决心在即将成年的女儿们离家之前，一定要杀死杰瑞德，以警告整个狒狒族群远离花豹，重新树立卡罗莎花豹家族的威严。

杀死杰瑞德，是卡罗莎此次偷袭行动最主要的目的。因此，卡罗莎从更靠近杰瑞德睡觉地点的树干南侧上行，悄悄地率领女儿们直扑狒狒首领杰瑞德。卡罗莎最小的女儿最先到达了杰瑞德所在的树杈上，它伸出锐利的长牙，准备给杰瑞德致命的一咬。可正在它即将噬咬到杰瑞德的后颈时，它的爪子不小心碰到了猴面包树上的一只鸚鸟，鸚鸟飞起，惊恐地发出一声大叫。

放哨的两只狒狒立刻发出警报声。

狒狒是一种听觉特别敏锐、行为特别机警的动物，无论雄雌老幼，都坐着睡觉。一旦听到警报声，它们即会从睡梦中惊醒，整个家族迅速集结起来御敌。杰瑞德闪电般地翻身爬起，它锐利的獠牙一口就洞穿了卡罗莎最小的女儿的太阳穴。

整个狒狒家族迅速集结，从猴面包树的四面八方向卡罗莎母女袭来。在杰瑞德的率领下，狒狒们格外勇猛善战。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卡罗莎母女不得不落荒而逃。

抢夺猴面包树失败之后，花豹卡罗莎心灰意冷，远远地离开了故土。卡米尔的妹妹们也相继远行，再也没有回来。只有卡米尔留了下来，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也继承了妈妈对杰瑞德狒狒家族的仇恨，继续与杰瑞德狒狒家族在这片丛林中周旋。

新一代的仇恨

或许，狒狒生来就注定是花豹的宿敌。

尽管狒狒是灵长目动物，狒狒却是灵长目动物中最偏向于肉食性的分支，而南非大狒狒比其他狒狒物种更倾向于肉食性，杰瑞德家族的子孙继承了南非大狒狒善于狩猎的基因。由于狒狒和花豹在居住环境、食物等多方面存在着共同点，和卡罗莎花豹家族处在同一片领地上的杰瑞德狒狒家族成为它们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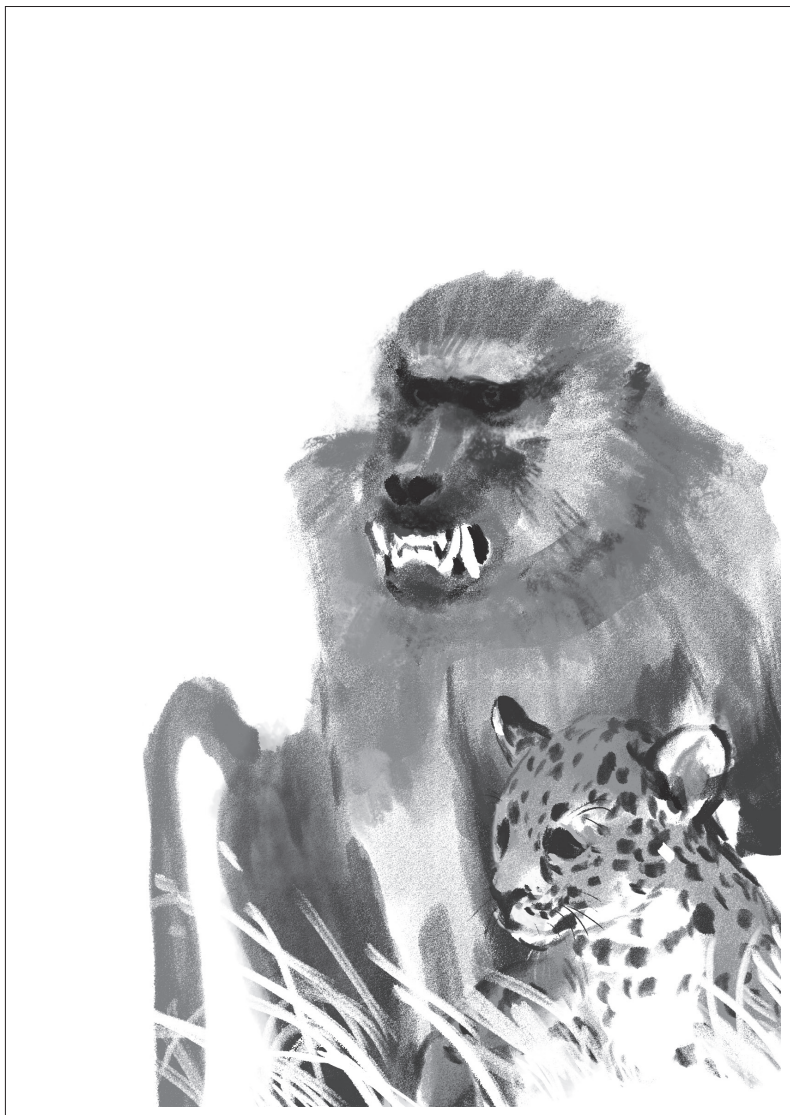
近年来，生活在这片领地上的卡罗莎花豹家族每况愈下，而生活在这片领地上的杰瑞德狒狒家族却越来越兴旺，发展成了拥有近百只狒狒的庞大族群。这些不怀好意的狒狒不停地骚扰卡罗莎花豹家族，大有赶尽杀绝之意。

三年前，就在花豹卡米尔生下头胎的第一天，初次

做母亲的它还没有任何防范戒备之心。它天真地把三只刚出世的小花豹放在树下，拖着疲惫的身体外出觅食。趁它不在小花豹身边的短暂间隙，几只可恶的狒狒杀死了它的孩子，在地面上留下了肮脏的脚印。三只可怜的小花豹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就成了狒狒腹中的点心。

卡米尔满腔愤懑，却又无力与庞大的杰瑞德狒狒家族抗衡。卡米尔的祖辈曾经称霸于这片丛林，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作为弱势族群的成员，卡米尔只能忍耐。

两年前，卡米尔第二次分娩，生下了两只小花豹。这一次，它几乎不敢离开在灌木丛中藏身的地穴半步。直到半个月后，它才第一次带着它的孩子们走出地穴。可卡米尔刚走出地穴就立即被狒狒们盯上了，首领杰瑞德带领整个狒狒族群的近五十只青壮年狒狒，整整围攻了它们一天一夜。在卡米尔精疲力竭之时，雄狒狒霍尔利用调虎离山之计，抢去了它的一儿一女，并且将它们吊死在花豹家族曾经世代居住的猴面包树上，极尽凌辱。悲痛欲绝的卡米尔长嚎一声，远远地离开古老的猴面包树。



自那时起，卡米尔发誓，要消灭整个杰瑞德狒狒群体。

然而，杰瑞德正值壮年，又有忠心耿耿的雄狒狒霍尔护驾，势单力孤的卡米尔不是它的对手。卡米尔只能躲在暗处，趁其不备偷袭其中弱小的狒狒，蚕食杰瑞德狒狒家族。从此，卡米尔与杰瑞德狒狒家族展开了漫长的战斗。

两年以来，卡米尔在狒狒家族的领地上时隐时现，如同幽灵一般。卡米尔时不时会杀死小狒狒、老狒狒、雌狒狒，只要它得到了机会。卡米尔如同一片在杰瑞德狒狒家族上空挥之不去的阴影。

杰瑞德的两个妻子安妮塔和丽塔又分娩了，安妮塔生下了杰瑞德的小儿子杰克，丽塔生下了杰瑞德的小女儿叶塔。现在，卡米尔甚至猎杀了狒狒首领杰瑞德的妻子安妮塔，杰瑞德刚出世的小儿子杰克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卡米尔很高兴看到它的宿敌杰瑞德伤心万分，失魂落魄。

本来，卡米尔理应毫不留情地杀死杰瑞德的小儿子杰克，但是，卡米尔是狠毒而又富有智慧的。卡米尔要

把小狒狒养大——它要让小狒狒喝着狒狒的血，吃着狒狒的肉长大。它要把小狒狒杰克养成一个彻底消灭狒狒家族的捕猎高手。

卡米尔要让杰瑞德的小儿子杰克为它复仇，让杰瑞德狒狒家族偿还一切理应偿还的血债。

第二章 花豹妈妈

与小长尾猴成为朋友

小狒狒杰克一出生就能够紧紧地抓住它的花豹妈妈卡米尔。

卡米尔口中叼着小花豹卡拉，让小狒狒杰克抓住它的腹部，远远地离开了古老的猴面包树附近的狒狒家族的领地，来到了丛林深处一个冰冷潮湿的隐秘的岩石洞穴。

不过，对小狒狒杰克和小花豹卡拉而言，这座狭小幽暗的岩石洞穴就是它们的家园。它们在此渐渐成长，度过了许许多多美好的时光。花豹妈妈卡米尔除了狩猎的时间之外，时时刻刻守候着杰克和卡拉，寸步不离。有时，杰克还会骑坐在花豹妈妈的背上四处旅行，见识丛林中各种新鲜的事物。

但是，小狒狒杰克的花豹妈妈并不总是一个慈爱的

母亲。

当小狒狒杰克与它的花豹姐姐卡拉一起吃奶的时候，花豹妈妈会用温柔的趾爪抚摸着它黑黑的长毛，会舔舐它相对于花豹而言大得出奇的两只大耳朵。尽管花豹妈妈粗糙的舌头会舔得小狒狒杰克的耳朵破皮，但杰克仍然感到非常温馨。可更多的时候，还没等杰克吸上几口奶，它就会被花豹妈妈无情地踢开。这时候，花豹妈妈无比厌恶地瞅着杰克，就像在瞅着一条吐着红信子的毒蛇。

杰克刚出生抓住的就是花豹妈妈卡米尔，这在它的记忆深处形成了一个最为本能的亲情印记，它无时无刻不渴望用自己的一双手掌抓住花豹妈妈柔软温暖的腹部。然而，来到岩石洞穴之后，杰克再也没能进入花豹妈妈的怀抱。每当杰克用小小的手掌扯住花豹妈妈的毛发时，花豹妈妈都会毫不留情地将它一爪打翻在地。

从小狒狒杰克一个月大起，花豹妈妈每天都要逼迫它踉踉跄跄地与花豹姐姐卡拉一起学习爬树，以花豹妈妈的尾巴尖为目标学习扑击。有时，杰克实在是太渴望花豹妈妈体肤的温暖，会突然扑到花豹妈妈的身边，抓

住花豹妈妈的尾巴不放。每当这时，小狒狒杰克都会被花豹妈妈有力的尾巴甩出去很远，它只能独自躲在岩石洞穴深处的角落里呜呜地抽泣。

对待小狒狒杰克，花豹妈妈的脾气如同冰火两重天——时而温存、时而暴躁，使小狒狒杰克既依恋它的花豹妈妈，又惧怕它的花豹妈妈。

幸好，有花豹姐姐卡拉与小狒狒杰克相伴。

相比之下，花豹姐姐卡拉更像杰克的母亲。每当杰克练习爬树抓不稳，掉下树枝时，是花豹姐姐帮它舔舐伤口，将它拉起；每当它在瞄准猎物的练习中，坚持不下去时，是花豹姐姐给了它鼓励和支持，有时甚至完全是花豹姐姐用前腿支撑着它，帮助它完成艰难的训练；每当它在扑击目标的练习中失误，而误将花豹姐姐扑倒在地时，花豹姐姐总是忍住伤痛，悄悄爬起，生怕花豹妈妈怪罪于杰克；每当花豹妈妈将它从怀抱中踢出，不给它喂一点儿奶水，在那些饥饿难耐的夜晚，花豹姐姐总会帮它寻找一些昆虫或鸟蛋充饥。

杰克和它的花豹姐姐卡拉，从小练就了一身爬树的

好本领。有时，它们会远离花豹妈妈，自由自在地在参天大树的簇叶丛中嬉戏。杰克可以与它的花豹姐姐一起潜伏在树头，伏击在树下探头探脑的野兔；杰克可以与它的花豹姐姐一起爬上高高的树枝，准确无误地扑击停在枝头的飞鸟。

每天，杰克与它的姐姐小花豹卡拉都会在一起学到新的本领。

这些时候，在杰克的脑海中定格为一幕幕温馨的画面，构成了它童年时代最温馨的回忆。

尽管小狒狒杰克和它的花豹姐姐在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幸福快乐，可卡拉并不能陪伴它太长时间，因为花豹姐姐卡拉和花豹妈妈一样，一到太阳升到天空中央的时候就会呼呼大睡，直到夜幕降临之后才醒来。相反，等夜幕降临、月亮升上地平线之后，小狒狒杰克就在岩石洞穴中沉入梦乡，一直睡到太阳升起之后。

于是，小狒狒杰克和它的花豹姐姐能够在一起的时间只有晨昏交替之时，也就是黄昏和黎明的时候。在阳光遍布岩石洞穴的漫长的白昼，小狒狒杰克只能独自望着洞壁发呆。

当杰克长到六个月大时，花豹妈妈允许它白天独自外出，去和一些小长尾猴玩耍。

长尾猴和狒狒同样属于灵长目动物，习性和长相都有些相似。或许是由于这层原因，杰克特别愿意与这些小猴子在一起。由于杰克身材比小长尾猴们要高大得多，力气也要大得多，杰克可以帮小长尾猴们找到更多的食物。因此，小长尾猴们也很乐意和这只小狒狒一起玩耍。

它们一起采摘树上的果子，在树枝上津津有味地分享。它们一起在地面上挖掘根茎，兴高采烈地大啃大嚼。它们一起捕捉昆虫，有滋有味地品尝着不同昆虫的滋味。它们一起寻找泉眼，用手掌捧起甘甜的泉水，大口大口地送入嘴中。

不仅如此，小狒狒杰克还和小长尾猴们在一起相互梳理毛发，相互帮对方捉拿毛丛中的虱子。每当杰克和小长尾猴们在暖融融的阳光下坐在一起时，杰克都会感到格外温馨。

相互梳理毛发、捉拿虱子是灵长目动物特别热衷的

消遣活动。在进食或歇息的片刻时间里，它们都会坐下来捉虱，这一习性有助于增强群体的凝聚力。长尾猴与狒狒同属灵长目动物，都具有这一习性。尽管杰克的花豹妈妈、花豹姐姐从未教过它梳理毛发、捉拿虱子，但杰克基因中的本能使它热衷于这样做。

杰克和小长尾猴们在一起玩耍，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快，这些小长尾猴成了小狒狒杰克的朋友。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幸福的时光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

只是，杰克不知道——每天清晨，当杰克与小长尾猴跳上跳下彼此追逐玩耍的时候，它的花豹妈妈和花豹姐姐悄悄在树丛中窥视着它们……

危险的征兆

杰克一岁多了，在花豹妈妈苛刻的训练下，在花豹姐姐卡拉的陪练中，它渐渐成长起来。杰克目光敏锐、

身手敏捷、身强体壮、智慧超群，深得小长尾猴们的尊崇，成了丛林中小长尾猴们公认的小首领。

小长尾猴塔克是长尾猴首领的儿子。它不但是杰克最好的朋友，也是杰克最忠实的副手。

杰克天生好奇心重，就像一个小小的探险家，对整个森林充满了探索的欲望。一次，在和小长尾猴们玩耍时，杰克又一次耐不住性子，它利用花豹妈妈教给它的匍匐的能力，悄悄爬到了一丛荒草中，拿一根树枝去戳弄草丛中的白蚁穴。

不料，有两只瘦长而凶猛的雄鬣蜥正在草丛附近准备决斗。两只雄鬣蜥都在绕着对方不停地转圈，把喉下肉垂伸长，将喉咙下的褶皱膨胀到极限，同时发出极大的喘息声，还不时地摇头摆尾，就是不肯开始进攻。两只雄鬣蜥虚张声势，在彼此试探着对方的实力。

杰克目不转睛地盯着两只雄鬣蜥，只盼着它们快一些开始战斗。可是左等右等，两只雄鬣蜥还是迟迟不肯行动。

杰克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强烈的好奇心使杰克开始了行动。它抓起手中的树枝，想把一只鬣蜥掀到另一只

鬣蜥的背上，以便于尽快挑起两只鬣蜥的决斗，好在一边看热闹。没想到，两只鬣蜥同时回过头来，分别咬住了它的左右前肢，它们巨大的长尾还在不停地抽打杰克的眼睛。鬣蜥的身体虽然没有杰克大，却非常有力量，杰克发出了痛苦的呻吟。

小长尾猴们纷纷从草丛中探出了身子，却没有谁敢上前救援。小猴们四散而逃，纷纷爬上树躲在了自己的母亲身后。只有杰克最要好的朋友塔克，急中生智，跳上了旁边的金合欢树，冲着两只鬣蜥的眼睛撒起了尿。这种莫名其妙的武器，让两只鬣蜥慌了手脚，顾不上去报复给它们捣乱的小狒狒杰克，摇头晃脑地躲进了树丛中。凭着好朋友塔克的帮助，杰克得救了。杰克的两条胳膊还是被鬣蜥咬伤了，流着血。

杰克不敢回到花豹妈妈卡米尔和花豹姐姐卡拉所在的树上，因为它曾不止一次地看到花豹妈妈卡米尔和花豹姐姐卡拉嗅到鲜血气味之后可怕的神情。现在，杰克很害怕回去，它害怕花豹妈妈和花豹姐姐会把受伤的它，当作猎物撕食。

随着杰克的长大，在心灵深处，它对于自己的花豹

妈妈和花豹姐姐越来越惧怕，它时常会在睡梦中被花豹妈妈舔舐獠牙的声音惊醒。它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与花豹妈妈和花豹姐姐是不同的。

杰克不想返回花豹妈妈的岩石洞穴。

杰克在长尾猴的领地附近过起了流浪生活。

尽管有塔克这样忠实的好朋友陪伴在杰克身边，杰克的流浪生活仍然十分窘迫。杰克自小生长在花豹的岩石洞穴里，并没有掌握采集食物的技能，而塔克的一双手也不能挖掘足够的鳞茎、采摘足够的果实使它们都能填饱肚子。

强烈的饥饿感折磨着杰克。杰克决定偷袭小疣猪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顺便也让塔克尝尝小疣猪的香味。

花豹妈妈教过花豹姐姐卡拉掏疣猪洞——趁母疣猪离开时，卡拉把一只只疣猪崽从地穴中拖出。杰克曾经远远地观察过，这似乎并不难。然而，小疣猪的肉香却是杰克从未品尝过的。当卡拉捕到疣猪崽后，一向疼爱杰克的花豹姐姐卡拉连一块骨头都没留给它，将嘴巴舔得不剩一丝血迹。单单从卡拉狼吞虎咽的进食动作，就

可以感受到疣猪崽的鲜美。

不管怎么说，杰克终究是一只狒狒，是一只杂食动物，鳞茎和果实等无法完全满足它的需要。此时，肉食的美味又一次诱惑着杰克。

天还没亮，杰克和小长尾猴塔克就潜伏在了疣猪洞旁边的灌木丛中，等待母疣猪外出觅食。可恶的母疣猪似乎知道它们等在洞口外边，一直都不肯出洞。日上三竿了，母疣猪还在洞内呼呼大睡，沉重的呼噜声惹得它们心烦。塔克似乎已经忍受不了这种枯燥的等待，开始抓耳挠腮，如果不是因为杰克，它早就开溜了。可杰克还在沉着地守候在洞口边，这是它的花豹妈妈卡米尔传承给它的优秀品格。

唉，现在每取得一口食物，都这么艰难，杰克有点儿想回花豹妈妈的岩石洞穴了。虽然花豹妈妈对它很凶、脾气很暴躁，但总不至于将它饿死。

太阳毒辣辣地晒着它们的脊背，似乎要将它们全身的毛发烧焦。塔克终于坚持不住了，爬上了附近的金合欢树乘凉，可杰克还在坚持着。杰克相信：在双方的对峙中，总有一方会因为坚持不住而妥协，它不想当妥协

者。花豹妈妈残酷的训练使杰克的心性变得异常坚韧，从来都不肯妥协。虽然为此，它不知挨了花豹妈妈卡米尔多少尾巴。

终于，疣猪妈妈坚持不住了，它改变了御敌策略，迅速冲出了洞穴。过去，杰克从未近距离接近过一头成年疣猪，直到现在杰克才真正体会到疣猪妈妈是多么可怕。疣猪妈妈不仅体形庞大、面目狰狞，它还有着四颗足以穿透一切皮囊的巨大的獠牙，即便是鬣狗、猎豹这一类中型猛兽都不敢轻易招惹成年疣猪。

方才，疣猪妈妈还以为地穴外面有多么强大的对手，却没想到只是区区一只小狒狒。疣猪妈妈不屑一顾地打量着小狒狒杰克，打算钻回它凉爽干燥的地穴，再接着呼呼大睡。

本来，在鬣蜥事件中，杰克就已经出丑了，全靠塔克的一泡尿才脱离险境。现在小长尾猴们已经纷纷离它而去，只有塔克还留在它身边。杰克想将猎取的小疣猪肉分给所有的小长尾猴们，把小长尾猴们重新召集在自己的身边。对杰克而言，捕捉疣猪崽不仅仅是为了食物的需要，也是为了重新找回自己作为小首领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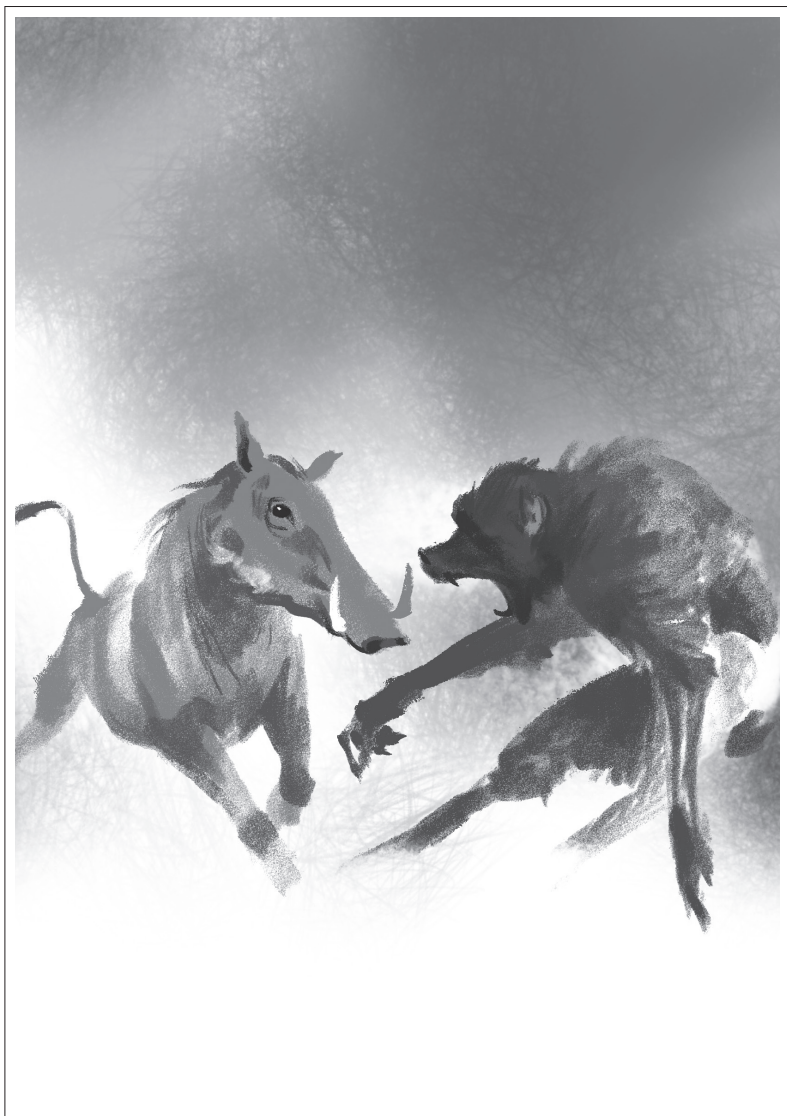
疣猪妈妈向小狒狒杰克打了个响鼻，甩了甩尾巴，眼看就要钻回地穴了。

来不及多想，杰克跃出了灌木丛，把胳膊伸进失去疣猪妈妈保护的地穴，一把抓住了一只来不及躲避的小疣猪，向一棵歪脖子树干跳去。杰克死死抓着小疣猪，它不能再一次在自己的好朋友面前失去尊严。可是，杰克的动作终究还是迟了一步。

杰克从未料到，看起来体形笨重的疣猪妈妈居然如此敏捷。疣猪妈妈迅速转身，还没等杰克爬上树干，杰克的尾巴就被疣猪妈妈咬住了，眼看就要被拖下树干。剧烈的疼痛使杰克头晕目眩。

突然，一个闪电般的影子从歪脖子树干下的草丛中闪过，疣猪妈妈惨叫一声，放开了杰克，杰克一个前扑，被反弹上了歪脖子树干。杰克手忙脚乱中，疣猪崽趁机逃跑了。杰克摸了摸自己的屁股，发现自己的尾巴还牢牢地长在屁股上。杰克向地下望去，疣猪妈妈已经带着疣猪崽灰溜溜地钻回地穴去了。但是，疣猪妈妈的尾巴掉在了地上，显然是被咬掉的。

杰克明白，是花豹妈妈暗中帮助了它。



在这个地方，除了花豹妈妈卡米尔，没有谁能够快如闪电、悄无声息、神出鬼没，杰克终于还是被它的花豹妈妈找到了。无论杰克逃到哪里，它都离不开花豹妈妈的视线。杰克觉得有些温暖，同时也感到脊背发凉。

杰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被花豹妈妈赶走

尽管杰克没有捕到疣猪崽，但那根疣猪尾巴提升了它在小长尾猴中的威望。小长尾猴们又重新集结在了杰克身边，塔克紧随其后，手中高举着那根疣猪尾巴。在小长尾猴们心目中，杰克是勇敢而具有力量的，它甚至能够独自战胜脾气暴躁的母疣猪，这根疣猪尾巴就是证据。虽然，谁都没有亲眼看到杰克咬下母疣猪尾巴的过程。

其实，咬掉疣猪妈妈尾巴的，并不是花豹妈妈卡米尔，而是杰克的花豹姐姐卡拉。

咬掉疣猪的尾巴后，花豹卡拉躲进了附近一棵中空

的树干里，它已经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角角落落了如指掌。现在，它在跟踪它的狒狒弟弟杰克。

在杰克离家出走的这半年多时间里，花豹卡拉练就了快如闪电、身轻如燕、出手敏捷，稳、准、狠的搏击能力。除此之外，由于长时间和杰克生活在一起，它还掌握了它的狒狒弟弟身上特有的优势，能够眼观八方，具备了像狒狒一样的观察与运动能力，能够在瞬间想象出登高的情景，在脑子里规划出每一个上树的落脚点，甚至几乎能够垂直跳上布满尖刺的大树，捕捉松鼠。

借助小狒狒杰克，花豹卡米尔将它的女儿卡拉训练成了一只超级花豹。花豹卡米尔的复仇计划正在一步步向前推进……

近来，危险的阴云笼罩在了小长尾猴群体的上空。

最近几天，不断有小长尾猴失踪。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找不到一点儿踪迹，甚至一点儿毛发都寻觅不到。

小长尾猴们都失去了玩耍的兴致。无论塔克怎样炫耀手中的疣猪尾巴，都无济于事，再也不能替杰克召集起大家。能够跟杰克一起玩耍的，又一次只剩下了塔

克。但是，现在杰克能够跟塔克在一起玩耍的时间也不多了。塔克的妈妈将塔克留在自己身边，不使它四处活动，以免塔克像其他小猴一样莫名其妙地失踪。

其实，长尾猴们对小狒狒杰克有所忌惮。

长尾猴是一种特别胆小、又特别警觉的动物。未成年的长尾猴之所以会同作为异类的小狒狒杰克玩耍，是因为它们有些惧怕身材比它们高大得多的杰克，在极力避免与其对抗。现在，它们似乎隐隐约约地觉得同伴们的失踪与这只小狒狒有关，因此它们总是躲着杰克。或许，小长尾猴们内心深处还掺杂着某种带有敌意的情感。

杰克决心查出凶手，为它的小伙伴们报仇，并且证明自己的清白——虽然它体形高大，并且食用肉食，但它视小长尾猴们如同兄弟，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它们。

一天天过去，杰克依然没有找到神秘的凶手。

小长尾猴的妈妈们都把自己的孩子紧紧地看管住，没有谁来到杰克身边，同它一起玩耍。杰克孤独地游荡在丛林间，独自穿梭在树叶簇里，往日的骄傲一扫而光，杰克变得像一只多疑的老狒狒一样忧心忡忡。看着

长尾猴们一家一家亲热地在一起晒太阳、梳理皮毛、捉虱子，杰克也想回家了，它想回到它的花豹妈妈卡米尔和花豹姐姐卡拉身边。

火热的阳光，炙烤着旱季的南部非洲大陆。空气中，满是干燥灼热的味道。

杰克嗅着花豹妈妈卡米尔在领地上留下的气味标记，找到了正在金合欢树上养精蓄锐的花豹妈妈和姐姐。它轻轻地摇着手掌、匍匐着，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花豹姐姐卡拉。花豹姐姐卡拉高兴地举起尾巴，露出底部的白色以示欢迎，用粗糙的舌头轻轻舔舐它那杂乱不堪的皮毛。可是，伏在一旁的花豹妈妈卡米尔似乎压根儿没看见它，又好像不屑于与它打招呼。花豹妈妈卡米尔继续睡它的觉，并不时哼出轻微的鼻息声。

不管怎么说，花豹姐姐卡拉热情的举动，使小狒狒杰克稍稍感到心安。它像过去的时候一样，坐在了花豹姐姐身边，让花豹姐姐给它梳理毛发，并拍拍自己的肚皮，向它的花豹姐姐乞求食物。

姐姐卡拉偷偷看了看母亲卡米尔，发现母亲正在熟睡。于是，它用尾巴指了指西北方向的树杈间，示意弟

弟杰克跟它过去——花豹妈妈卡米尔昨晚狩猎得到的一只黑斑羚藏在那里。

其实，花豹妈妈卡米尔并没有睡着，它只是不想理杰克——这个仇家的儿子。卡米尔当然没有忘记，杰克是它的仇敌——狒狒首领杰瑞德的小儿子。不管怎么说，小狒狒杰克只是花豹卡米尔复仇计划中的一个棋子。花豹卡米尔教小狒狒杰克爬树、教它伏击、教它狩猎，全都只是为了给它的女儿卡拉做陪练；花豹卡米尔喂小狒狒杰克奶吃、给它食物、养它长大，只不过是为了让它的女儿观察狒狒的习性和行为特点，以便日后向狒狒家族复仇。

为了让花豹家族能够重返猴面包树，卡米尔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将它的女儿卡拉训练成了一只超级花豹。至于小狒狒杰克，在花豹卡米尔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只将来供它宰杀的猎物罢了。

花豹姐姐卡拉偷偷从树枝顶端的叶丛中拖出了一头半大的黑斑羚，示意弟弟杰克拖到离花豹妈妈远一点儿的下风口，慢慢食用，免得让妈妈闻到气味生气。

杰克美滋滋地将黑斑羚拖向西北方向的下风口。不料，黑斑羚伸展开的后腿，卡在了树杈间。杰克本想用前肢把黑斑羚的腿从树杈中抽出，可没想到，猎物直接坠落到了树下的草丛里。

一群正在树下伺机抢夺食物的鬣狗，旋风般围了上来。转眼之间，一只完整的黑斑羚就被贪婪的鬣狗分食完毕。

花豹妈妈卡米尔怒不可遏，它露出长牙咆哮着，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杰克扑来，几乎要置杰克于死地。或许，杰克的举动激起了它心中长久以来对于狒狒的仇恨，正是可恶的狒狒害得它无家可归，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和鬣狗抢夺食物。

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杰克不知所措。花豹姐姐卡拉露出肚皮，做出孩子气的举动讨好妈妈，希望转移妈妈的注意力，平息妈妈的怒火。

结果，姐弟俩都像是不可饶恕的敌人一样，被花豹妈妈无情地从领地上赶了出去。

诱杀塔克

花豹姐姐卡拉在前，狒狒弟弟杰克在后，像两只丧家犬徘徊在草丛中。它们不知该怎样做才能求得花豹妈妈的谅解。

白昼过去后，洁白的月亮挂在了东方深蓝色的天空上，天色渐渐暗下来。疲倦的鸟儿纷纷返回大树上的鸟巢，晨昏交替之际，非洲大地如此静谧。

傍晚，整个长尾猴群恰好爬到了杰克和它的花豹姐姐所在草丛附近的一棵金合欢树上。长尾猴是一种讲究群体秩序的动物，它们按照各自的身份和体重依次在不同高度的树杈上安顿下来，准备过夜。可是，几只年幼的长尾猴还是迟迟不愿休息，它们在树冠上的叶丛中叽叽喳喳地叫着、相互追逐嬉戏，这其中就有高举着疣猪尾巴的塔克。塔克挥动着疣猪尾巴，是在向杰克传递信号，希望能够借此找寻到它失踪了一整天的好朋友杰克。

隐藏在草丛中的杰克和它的花豹姐姐同时看见了塔克。

忽然，花豹姐姐卡拉甩了甩尾尖，示意弟弟悄悄叫来塔克。它自己则躲到了远处的灌木丛中。

杰克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会这么指示它。但它马上就明白了，姐姐是想见见它的好朋友，想和它们一起玩耍，却又不愿惊动长尾猴群。杰克灵机一动，向树上的塔克投了一颗野果，正好砸中了塔克的头。塔克低下头来，看到了草丛中的杰克。

塔克开心的神情全部写在了它那张小小的脸上，塔克急忙支开它的小伙伴们，又悄悄地绕开了熟睡中的成年长尾猴，从大树的一侧偷偷溜了下来，喜滋滋地向杰克跑来。

杰克兴高采烈地迎上去。

可还没等杰克来到塔克的身边，就有一条黑影从它们中间闪过。杰克借着月光定睛细视——塔克已经脑浆迸裂，躺在了地上，连一丝声音都没有发出。极度的惊惧使杰克愣愣地站在原地，方才兴高采烈的神情僵直地停留在脸上。



花豹姐姐卡拉叼起塔克的尸体，回到了灌木丛中。卡拉顺便揉了揉杰克一下，让杰克跟着它走。

杰克木然地跟随花豹姐姐卡拉钻进灌木丛。它看见，疣猪尾巴还被塔克牢牢地握在手里。突然，花豹姐姐卡拉用布满利齿的嘴巴取下了疣猪尾巴，递给杰克。

杰克接过疣猪尾巴，把它紧紧地握在手里。

杰克终于明白了，是花豹姐姐卡拉袭击了母疣猪，并且，它也是杀死小长尾猴们的凶手。如果杰克不按花豹姐姐的命令行动的话，它也可以像杀死塔克一样，在一瞬间将它杀死。这条疣猪尾巴，就是一种警告。

随后，卡拉将自己的皮毛反复在塔克的尸体上摩擦，还让杰克也依照它的样子反复用塔克的皮毛摩擦自己的身体，包括嘴上、头上、背上、腿上、甚至尾巴上，直到浑身涂满了长尾猴的气味。杰克像木偶一样执行着花豹姐姐的命令，此时此刻，杰克失去了自己的灵魂。杰克终于明白了，它的小伙伴们是怎么失踪的，长尾猴们怀疑它，一点儿也没有冤枉它。可怜的杰克早已成为了它的花豹姐姐的傀儡，成了任由花豹卡拉摆布的工具。它的花豹姐姐同它的花豹妈妈一样可怕。

但是现在，杰克只能僵硬地执行着花豹姐姐的命令，和花豹姐姐一起悄无声息地潜入长尾猴栖息的金合欢树上。

黎明时分，当长尾猴们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时，卡拉和杰克姐弟俩已经将长尾猴首领的尸体拖到了余怒未消的花豹妈妈面前。

看到长尾猴首领的尸体，花豹卡米尔欣喜若狂。这么长时间以来，花豹妈妈卡米尔第一次搂抱了杰克，就像杰克小时候一样。花豹卡米尔的眼前仿佛看到了狒狒首领杰瑞德的下场，它的复仇计划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它聪明的女儿卡拉已经学会如何猎杀灵长类动物了。

只是，花豹妈妈的怀抱再也不能使杰克感到温暖。此时此刻，杰克极想冲出花豹妈妈的岩石洞穴，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但是，它不敢走。

杰克手中紧紧地攥着花豹姐姐卡拉叼给它的疣猪尾巴，浑身因为恐惧而瑟瑟颤抖。

第三章 狒狒的领地

智救小狒狒

杰克三岁了。

从外形上看，杰克与成年雄性狒狒没有什么区别。它体形高大、四肢修长、犬牙形如匕首，浓密的长发构成了一副威风凛凛的雄狮般的面容，完全继承了杰瑞德家族优秀的遗传基因。

杰克的花豹姐姐卡拉也长大了，长成了一头毛皮如缎、强壮有力、身手敏捷的成年花豹。花豹是独居动物，并不喜好群居。按照惯例，当花豹长大之后，就该离开自己的妈妈，独自去闯荡世界了。卡米尔希望卡拉能够回到自己家族世代繁衍生息的领地——那株古老而巨大的猴面包树，这块领地也算是卡米尔作为母亲，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只不过，这份礼物要由卡拉自己从杰瑞德狒狒家族那里夺得。

由于母亲卡米尔的训练，在卡拉心目中，住在古老的猴面包树上它是它一生的终极目标——它一定要夺回花豹家族世代居住的猴面包树，向与它们世代为敌的杰瑞德狒狒家族复仇，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运用什么样的手段。

带着夺回猴面包树的雄心壮志，年轻的花豹卡拉义无反顾地启程了，陪伴卡拉的还有被它牢牢控制住的随从——狒狒弟弟杰克。

杰克与花豹姐姐卡拉一起潜入了花豹家族的旧领地。

杰克远远地向领地中央那株古老的猴面包树望去，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同类。

杰克徘徊在杰瑞德狒狒族群周围，一种亲近感油然而生。当然，它不知道狒狒首领杰瑞德就是自己的爸爸，不知道自己的同父同母的姐姐安吉拉就幸福地生活在这里，不知道这里所有的狒狒都是它的亲属。

卡拉和杰克在狒狒领地外围的一棵金合欢树上定居下来，随时准备向杰瑞德狒狒家族发起进攻。可还没等卡拉想好攻占猴面包树的策略，求爱的季节就打断了雌豹独处

的时光。

近几天来，花豹卡拉跟一头年轻的雄豹打得火热，根本无暇顾及杰克的行踪。有时，当雄豹来到金合欢树附近时，花豹姐姐卡拉甚至会烦躁地把杰克远远地赶走。

杰克终于自由了。

发自内心的亲近感，使杰克的活动范围离杰瑞德狒狒家族的领地中心更近了一些。它看到，每天傍晚，整个杰瑞德狒狒家族有条不紊地爬上巨大的猴面包树，老老少少一起安逸地过夜；它看到，每天早晨，成年狒狒在树下的草地上清理皮毛、捉虱子，幼年狒狒在草丛中跳上跳下彼此追逐玩耍；它看到，从黎明到黄昏，狒狒们不紧不慢地巡视着自己的领地，走走停停、一派祥和。这种安逸融洽的气氛，是在花豹的岩石洞穴里长大的杰克从未见过的，也是它从来不敢想象的。

当然，杰克不会靠近它们。杰克无时无刻不处于花豹姐姐的监视之下，它害怕会给它们带来像长尾猴朋友一样的灾难。

雨季来临，空气变得越来越湿润。一场场暴雨使河

面渐渐涨起，宽阔的河道淹没了旱季中裸露的土地。大河两岸，一片泥泞。

雨过天晴之后，天空下的大地变得格外明洁，这是雨季中一个难得的晴天。

孤独的杰克不由自主地跟在了一群在河边玩耍的小狒狒后边，看着它们在河岸上相互泼水打闹、追逐嬉戏。恍然间，杰克好似回到了它童年时与小长尾猴们在一起玩耍的时光，那是它童年时代少有的快乐记忆。

只是，杰克再也找不回那种时光了。

突然，传来了小狒狒们刺耳的尖叫声，将沉浸在回忆中的杰克唤回到眼前的景象。杰克看到，一只不足三个月大的小狒狒滑入了河道中的深水区。

尚且年幼的小狒狒们被吓傻了，它们看着吐着水泡、逐渐下沉的小狒狒，乱喊乱叫，却没有谁敢上前救援。两只青年雌狒狒闻讯赶来，它们手拉着手，慢慢向深水区走去，企图拉住小狒狒的手。可没想到，河道中央有一个移动着的漩涡，两只雌狒狒脚下不稳，被卷入了深水中。

杰克急忙冲了过去，捡起河岸上的一根树枝，将树枝伸向了深水中不断挣扎的两只雌狒狒。两只雌狒狒抓住树枝，在河水中浮了起来，被杰克拉出了深水区。随后，杰克扔掉树枝，游向河水下游，去寻找被冲走的小狒狒。

杰克具有高超的游泳技能。这是它苦难的童年中，在花豹妈妈的威逼之下训练出来的。花豹妈妈禁止杰克食用任何野果，因为杰克吃野果时会使花豹妈妈联想起自己的仇敌狒狒杰瑞德，因而暴怒不已。有时，手中拿着采摘到的野果的杰克会被盛怒中的花豹妈妈追撵到河边，它不得不潜入河水中，等花豹妈妈怒气消解之后再游上岸来。

河水暴涨之后，河道中央泛起好几道可怕的漩涡，通向深不可测的河道深处。河岸上没有哪只狒狒认为杰克能够救出小狒狒，湍急的河水夹裹着杰克和小狒狒滚滚奔流。在远处采摘果子的雌狒狒们听到惊叫声后，也赶到了河边，沿河水流动的方向追逐着杰克和小狒狒。一时间，哭泣声和叫喊声连成一片。

就在所有狒狒都认为小狒狒绝无生还可能的时候，

杰克捞到了小狒狒。

在成年雌狒狒们的帮助下，杰克将小狒狒抱到了河边的草丛中。一只瘸腿的雌狒狒从狒狒群中冲出来，将小狒狒紧紧地抱在怀里，看样子，应当是小狒狒的母亲。瘸腿的雌狒狒不停地拍打着、叫嚷着，可无论怎样，它怀中的小狒狒仍然没有醒来，似乎已经死去多时。

瘸腿的雌狒狒仍紧紧地抱着小狒狒，两眼发直，因为受到过度的刺激而精神恍惚。它的手掌还在机械地拍打着小狒狒，仿佛这样，它的孩子就能活过来。

忽然，杰克从雌狒狒的怀中抢过小狒狒，将小狒狒平放在草地上。

刹那间，如同油锅炸开，河岸上狒声鼎沸。众狒狒狂喊乱叫，跟在杰克后边去抢夺小狒狒。杰克抱起小狒狒，露出獠牙，修长的鬃毛像雄狮一样晃动，发出了花豹般的咆哮。杰克凶恶的神情和可怕的吼声斥退了众狒狒，使它们不敢轻举妄动。不管怎么说，小狒狒现在在这个谁都没见过的青年雄狒狒手中。

杰克重新在草地上放平小狒狒，在小狒狒头边坐下

来，按压小狒狒的胸部，然后，它向空中吸了一口气，用手撑开小狒狒的嘴，吐了进去。如此循环往复，一下、两下、三下……做着这个熟悉的动作，杰克想起了它两岁时和花豹姐姐卡拉到森林深处探险的一次经历。想到这里，杰克的心中短暂地流过一丝温暖。

二十多分钟后，小狒狒喷出了好几口脏水，渐渐恢复了呼吸。

雌狒狒们发出了悦耳的咕噜声，轮流将小狒狒抱了一遍，也亲了一遍。看着自己的同伴终于醒来，小狒狒们也纷纷发出了温存的叽叽喳喳的叫嚷声。

瘸腿雌狒狒带着小狒狒，还有被杰克救起的那两只青年雌狒狒，一起坐在了杰克面前，发出短促而轻柔的声音。杰克自幼在花豹的岩洞中长大，听不懂狒狒的叫声，但它明白，它们是在表达感激之情。

毕竟，杰克有着一颗属于狒狒的心。

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一扫近一年来被花豹母女胁迫的郁闷之情。一瞬间，杰克忽然发现自己是多么渴望加入到它们中间，和这些与自己长着相似面孔的狒狒们生活在一起。

实际上，杰克眼前的瘸腿雌狒狒就是它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安吉拉。安吉拉的后腿正是在十三年前被花豹卡罗莎咬瘸的，那只被救的小狒狒就是它的小女儿朵拉。而那两只青年雌狒狒，较矮小、笨拙的是安吉拉的大女儿埃拉。窈窕靓丽、长着一身金色毛发的是埃拉最要好的玩伴凯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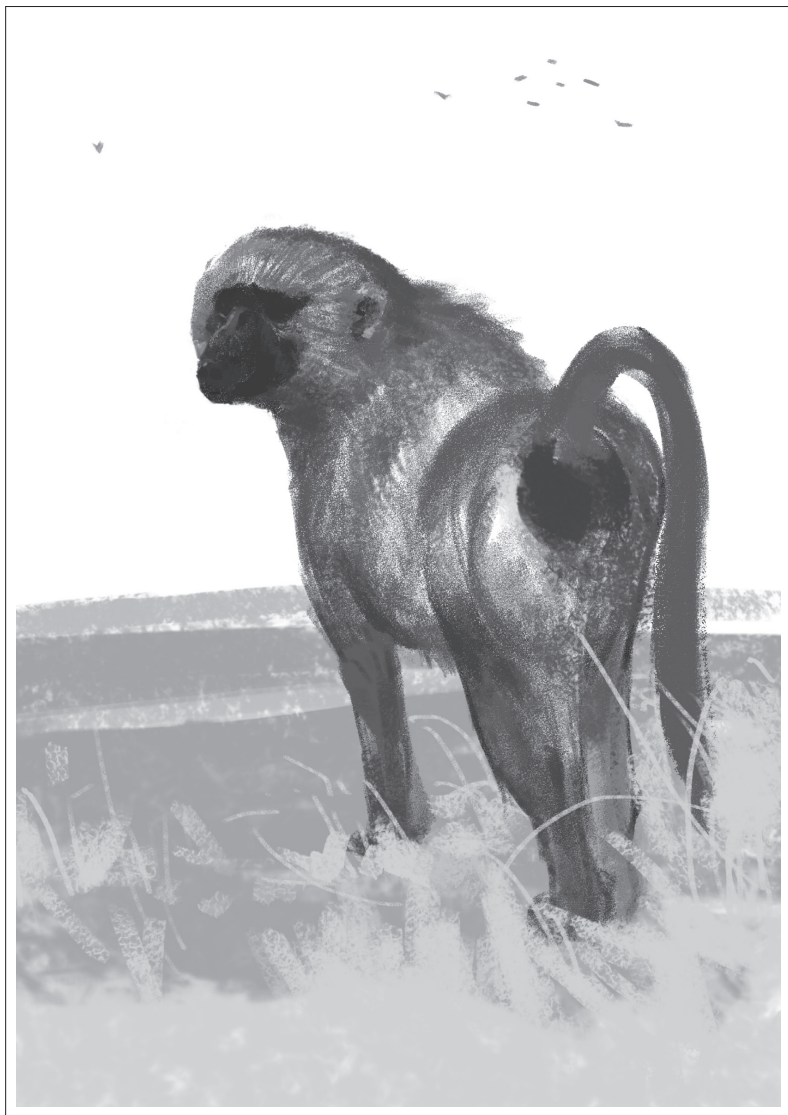
离开花豹姐姐

一阵喧闹过后，众狒狒回到了自己的族群中，只留下了杰克孤零零地守着一堆新鲜的野果。这些野果是众狒狒采摘给它的礼物，以示感激之情。

杰克并没有跟随狒狒们离开，它似乎也并没有理由跟随着它们。毕竟，它只是一个过客。

杰克不知道自己该回到哪里。

四周都安静下来，方才还喧嚣热闹的草地，现在如此空旷寂寞。杰克是一只狒狒，具有群居动物的天性，



它需要同伴、需要亲属。长久的孤独，是杰克所无法忍受的。过了一会儿，杰克还是想起了自己的花豹姐姐卡拉。如果没有花豹姐姐卡拉带它一起到森林深处探险的那次经历，它今天就不会知道该如何营救小狒狒。

在杰克的童年，日子并不总是灰暗艰辛的，也有着许多开心的时光，特别是和花豹姐姐卡拉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为了增强卡拉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了解灵长类动物的生活习性，以便日后向杰瑞德狒狒家族复仇，还没等卡拉长大，花豹妈妈就鼓励自己的女儿远行探险。每当花豹卡拉要远行的时候，它总会带上自己的狒狒弟弟杰克。

在杰克两岁时，花豹姐姐卡拉带杰克进入了森林深处，与黑猩猩一起生活了三个月。凭着花豹家族传承下来的潜伏能力，它们很好地隐藏在暗处，观察着黑猩猩家族生活中的一举一动。

黑猩猩晚上住在树上，并且它们很会为自己为自己在树上筑窝，就连半大的小猩猩也能很快筑好一个窝。或许是

因为它们筑窝不费吹灰之力，黑猩猩往往住几天就会丢弃原来的窝，换到旁边的一片树冠上，再重新为自己筑窝。它和姐姐都睡过黑猩猩废弃的窝，很舒服。

此外，黑猩猩还会渡河，但它们并不太会游泳。它们总是拿根树枝先确定水的深度，再寻找一些垂下来的树枝或水中的石头作为支撑点，然后谨慎地借助支撑点过河。

这次森林之行，花豹姐姐卡拉学会了如何像黑猩猩一样过河，杰克则学会了如何给垂死中的同胞接上气息。

一天黎明，它在睡梦中听到黑猩猩群阵阵低沉的咕噜声和粗重的呼吸声。它好奇地绕到了黑猩猩群右侧的一棵相邻的大树上，目睹了黑猩猩分娩的全过程。这是它第一次目睹一个新生命的出生。

黑猩猩妈妈呻吟着，浑身在剧烈地颤抖，一只青年雌猩猩忙着把窝中的树叶弄得更平整、更舒服一些，一只年长的雌猩猩在帮分娩中的黑猩猩妈妈安抚凸起的肚子。过了一会儿，小黑猩猩出生了，黑猩猩妈妈咬断了脐带，可小黑猩猩双眼紧闭、皮毛潮湿，没有一丝气息。

黑猩猩妈妈抱起很小很小、浑身发红的小猩猩，轻轻拍着，还是没有气息；猩猩妈妈将小猩猩重新放在窝中的树叶上，用右手轻轻按压着，还是没有气息；然后，猩猩妈妈小心翼翼地弯下身来，深吸一口气，将自己的大嘴巴对准小猩猩的小嘴巴，然后再抬头吸气，却并不把气流吞下，而是对准小黑猩猩的小嘴，如此重复不断。黑猩猩妈妈的动作是那样地认真，那样地全神贯注，缓慢而有节奏。终于，小黑猩猩有了气息，开始吱吱叫喊，寻找着妈妈的乳头……

这次，杰克给溺水的小狒狒朵拉接气，就是模仿了记忆中的黑猩猩妈妈的动作。杰克没想到，自己居然成功了。自豪感与喜悦感再次涌上杰克的心头。杰克又想起了它的花豹姐姐，想起了它和花豹姐姐在密林中探险的岁月，想起了它和花豹姐姐一起度过的美好童年。

唉，如果花豹姐姐卡拉能变成和它长得一模一样的亲姐姐就好了，那么花豹姐姐就不会像花豹妈妈一样去胁迫它干一些自己不愿干的事情。杰克唯一的好朋友塔克的死去，使它永远无法原谅花豹姐姐，也永远无法原

谅自己，无法抬起头来做一只顶天立地的狒狒。

刹那间，杰克心中所有的自豪感与喜悦感都烟消云散了。

花豹卡拉怀孕了，它已经躲藏到了它的出生地——乌木堆下，这里是附近最为安全隐蔽的地方。这时候，卡拉不希望再看到狒狒弟弟杰克，失去了控制它的兴趣。它只希望能静静待产，平平安安将儿女养大。重新占领猴面包树的复仇计划，只能暂时搁置。

不过，杰克实在太熟悉它的花豹姐姐的气味了。凭着灵敏的嗅觉，杰克还是找到了这里。

日暮时分，杰克抓到了一只幼小的黑斑羚，把它轻轻地放到了乌木堆旁。但愿花豹姐姐卡拉和它的豹崽都平平安安，能够很好地生活。

但是，无论如何，杰克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和它的花豹姐姐生活在一起了。

杰克做完这些之后，远远地离去，如释重负。

杰克被救

青年雌性狒狒凯米，来自过去当地最大的狒狒族群——凯希族群，是首领凯希的女儿凯瑟琳的长女。当年，杰瑞德和霍尔将凯希的暴力统治推翻后，大部分的凯希族群成员都归顺了杰瑞德家族，包括凯希的女儿凯瑟琳。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不懂事的凯瑟琳已儿女成群，它的长女凯米也已经五岁了，它遗传了妈妈凯瑟琳所有的优点，聪慧、伶俐、漂亮。

尽管凯瑟琳聪慧、伶俐、漂亮，但由于它是凯希的女儿，因此成为地位最低的雌性狒狒。而这种卑下的地位也带给了它的女儿，所以凯米生下来就是最低等的小狒狒，长大了就是最低等的雌性狒狒。

作为整个狒狒群的公敌凯希的后代，凯米常常被孤立、被欺负。但凯米天性善良，总是有埃拉这样的朋友

私下里和它玩在一起。

狒狒是一种家族观念极强、社会等级分明的动物。尽管埃拉的妈妈安吉拉瘸腿残疾，但由于它是首领杰瑞德与王后安妮塔的女儿，所以生来就是上等雌性狒狒，可以享用族群中最好的栖息地、最好的水源，并享有最有利婚配权——它成了副首领霍尔的妻子。它的女儿埃拉是狒狒公主安吉拉和副首领霍尔的女儿，自然也是上等雌性狒狒。

埃拉现在已经怀孕了，半年后它就要做母亲了。尽管凯米的年龄比埃拉还要大一些，却至今没有哪只雄狒狒理睬凯米。

凯米趁狒狒群中午不在河边，独自在河边搜寻着鸟蛋，想给怀孕的埃拉补充一些营养。它必须偷偷摸摸地去做，在众目睽睽之下，它甚至没有资格接近埃拉。

在狒狒群中，一只下等狒狒的命运是相当灰暗的。

杰克常常独自在上次营救小狒狒的大河边游荡，它还想再次见到凯米和埃拉它们。不管怎么说，它们是杰克目前所认识的仅有的同类。

可三个月过去了，杰克从未见到过凯米和埃拉它们，倒是见到了和它同龄的同父异母姐妹，杰瑞德的小女儿叶塔。当然，杰克并不知道它和叶塔之间的血缘关系。由于从未与这些狒狒打过交道，杰克只是远远地望着叶塔和它的同伴们。

叶塔贵为狒狒公主，总是有一大群青年狒狒与它相伴，它们时常在河边捕食一些小型动物。这天，叶塔突发奇想，率领大家到河边掏水龟的洞。谁料，冒冒失失的叶塔被水龟咬伤了手，血腥味沿着河道散开，引来了鳄鱼。一条年幼的鳄鱼咬住了叶塔的尾巴，想将叶塔拖下水，作为自己的午餐。

狒狒本能地对河中的鳄鱼心存恐惧，年轻的狒狒们都慌慌张张地爬上了河岸边的大树。同伴们虽然都想去营救叶塔，可谁也没有这份胆量。同伴们扯下树枝和树叶远远地掷向鳄鱼，希望能把鳄鱼吓走。

然而，鳄鱼并没有半点儿松口的意思。鳄鱼浑身披了一层坚实的鳞甲，树枝打在鳄鱼的身上，就像给它挠痒痒一样。可叶塔却已经被它愚蠢的同伴们砸得鼻青脸肿，不停地呼叫着、哀号着。

正在河岸边寻觅野果的杰克，听见呼救声后，连忙赶过来。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使它知道，鳄鱼全身如同披着铠甲一般，最薄弱的部位在它长满獠牙的口中。杰克用尽全力，抱起一截粗大的树干，冲到河边，捅进了鳄鱼的嘴中，来回撬动。由于疼痛，鳄鱼终于把嘴巴张大了一些，叶塔趁机抽出了被咬伤的尾巴，逃离了鳄鱼之口。

叶塔感激地望着杰克，这个任性的狒狒公主第一次表现出感激之情。

几天之后，杰克突然感到焦渴难耐、忽冷忽热、浑身没有力气，它生病了，很可能感染了疟疾。在非洲大陆，疟疾是一种足以致命的可怕疾病。

不管怎样，它必须到河边喝水。喝完水后的杰克，再也没有力气走回它暂时栖息的树上，就顺势躺在了河边。中午，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上的太阳火辣辣地直射大地，把杰克的全身烤得滚烫。

凯米追逐着一只蜥蜴，没有注意到脚下，被绊倒了。凯米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跑出去好远，才敢回头看

看，刚才到底是什么东西绊倒了自己。

等凯米发现是一只雄性狒狒时，它不禁有些羞涩与紧张。但它看了半天，也不见雄狒狒有任何动静。于是，凯米又壮着胆子回来，想看清楚这只雄狒狒到底是怎么了。等凯米走近时，它发现是那只曾经救过它的青年雄狒狒——杰克。

杰克昏迷不醒地摔倒在河边，浑身滚烫，沾满泥浆。凯米想将杰克拖到树荫下乘凉，可它试了好几次，都无法办到。没办法，凯米只好在河边的树上采下宽大的叶子，用宽大的叶片捧来河水浇在杰克的脸上，给杰克降温，可杰克还是没有醒来。

凯米知道，离这里不远处的一处泉眼终年流淌着清凉甘甜的泉水，最具解渴功效。凯米跑到泉眼边，用叶片捧来泉水给杰克解渴。无奈，由于行走时的颠簸，叶片上只剩下几颗水珠，凯米让水珠滑到杰克的唇边。碰到清凉甘甜的水珠，杰克焦渴的嘴唇动了动，急切地吮吸着。于是，凯米跑到泉边吸足了泉水，嘴对嘴喂给了杰克，就像它小时候生了病，它的妈妈衔起泉水喂给它一样。

蒙蒙眈眈中，杰克好似看见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在用温柔的双手将它紧紧搂在怀里，嘴对嘴喂给它甘甜的泉水。这是杰克从未经历过的，它不敢睁开眼睛，生怕再也见不到它的妈妈了。

凯米放下杰克，用茂密的枝叶将杰克盖好，只留下供杰克呼吸的鼻孔，以免杰克在昏迷中被食肉猛兽偷袭。凯米必须回去找埃拉的妈妈安吉拉想办法。安吉拉是杰瑞德最疼爱的女儿，也是副首领霍尔的妻子。凯米知道，只有安吉拉能救杰克，只有它能说服狒狒首领杰瑞德，让杰克到它们族群的领地上养病。

成为父亲

安吉拉也救不了杰克。

因为安吉拉明白，在狒狒的世界中，任何一个族群都不会收留一只接近成年的外来雄性狒狒。那等于在首领的身边放置了一枚炸弹，随时都可能引爆，将狒狒首

领的位置炸翻。

雄性狒狒首领是什么——它是族群中至高无上的领导者，在群体中地位最高。在树上栖息时，它拥有最舒适的窝；吃东西时，它享用最好的食物；在婚配方面，享有优先权，有更多的机会繁殖后代。

尽管安吉拉的父亲杰瑞德德高望重、心胸宽广，但也不会宽广到能收留一只三岁多的外来青年雄狒狒，即使是本族群的雄性狒狒，在三岁大的时候也大多会被毫不留情地赶走。再说这几年，父亲被自己留下的长子杰夫搞得焦头烂额，大有夺位之忧。至于自己的丈夫霍尔就更不用商量的了，这是一个自傲自大的家伙。就因为霍尔追随父亲最早，处在副首领的位置，便居功自傲、倚老卖老。在族群中，除了父亲杰瑞德，霍尔从来不会把谁放在眼里。

但是，杰克救了埃拉、凯米，还将它的小女儿朵拉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安吉拉又怎能将重病中的杰克弃之不顾呢？

如果它最小的弟弟还活着，也该和这只青年雄狒狒一般大了。唉，只可惜，当年它可怜的弟弟和妈妈安妮

塔都惨死在花豹的爪牙之下，它的弟弟甚至连一丝遗骸都没有找到。恐怕是因为当时它的弟弟还太小，被花豹囫圇活吞了。

忽然，安吉拉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它叫上埃拉、朵拉，连同凯米悄悄溜出了族群。它们把杰克偷偷地安顿在它们的老家——黑檀树上。自从杰瑞德狒狒家族占领猴面包树之后，由于它们原来居住的黑檀树距离猴面包树领地中心遥远，这棵大树一直被闲置着，没有多少狒狒光顾。

现在，黑檀树上正是果实成熟的时候，至少不会饿着杰克。再说，黑檀树树叶本身就能治病，并且树下就是一个小小的湖泊。这也算对得起对它们有恩的杰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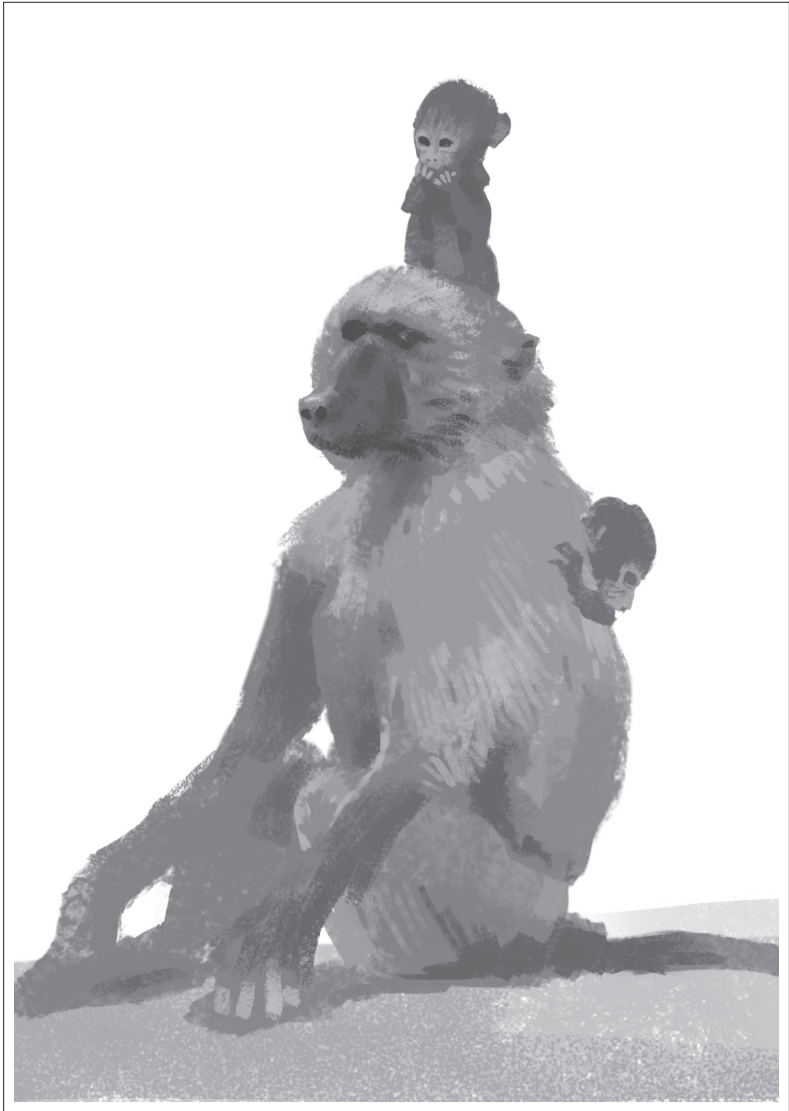
每天黄昏后，天黑前，凯米都会来看杰克，给它送来能治病的药草、香甜的果仁，有时还会有好吃的兔肉。三个月后，杰克大病痊愈，又恢复了从前的模样，甚至变得更壮硕、更具有雄性的魅力。并且，凯米怀孕了，杰克要当爸爸了。

经过六个月的怀胎，凯米奇迹般地产下了一雄一雌

两只小狒狒，儿子叫杰西，女儿叫杰西卡。极少有双胞胎的小狒狒出生，这完全是个例外，在整个杰瑞德狒狒族群中还未曾有过。

凯米怀抱着两只小狒狒，幸福地做了妈妈。可尽管它从早忙到晚，奶水还是不够喂饱两只小狒狒。凯米是一只最低等的雌狒狒，只有最远最不好的觅食地点才属于它。虽然杰克总是偷偷地送一些东西给它吃，甚至是富有营养的小黑斑羚。但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仍然无法让作为双胞胎小狒狒的母亲凯米保证奶水的充足。

杰克曾经多次劝凯米从杰瑞德狒狒族群出走，由它们自己开辟新的领地。可是，看着杰克尚且稚嫩的肩膀，凯米还是拒绝了。杰克还太年轻，才刚刚成年，它不愿意给杰克过多地增加生活的重担。况且，所有资源丰富地方都已经被强大的狒狒族群占据了，开辟一片新的领地绝非易事。再说养儿育女，本来就是雌性狒狒的责任，它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



离开猴面包树领地

杰瑞德狒狒家族中有成员不高兴了，是叶塔，它居然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凯米的一双儿女。

叶塔今年刚刚三岁，还不到婚配的年龄，但那只营救过它的外来雄狒狒杰克的形象时常闯入它的脑海。一种对杰克莫名其妙的亲近感，时时躁动着它的心。如果有可能的话，叶塔会很乐意成为杰克的妻子。

不过，叶塔始终怀疑凯米这对儿女是那只外来雄狒狒杰克的后代，它多次向父亲杰瑞德告过状。对此，杰瑞德很反感，认为是无稽之谈，此事不了了之。

自从有了杰西、杰西卡，凯米每天黎明就从猴面包树上爬下来，早出晚归，努力地填饱肚子、喝足水分，好生出更多的奶水供给一双儿女。今早，不知什么原因，一向最后一个起床的公主叶塔，居然早早等在了树下。只顾着照料怀中两只小狒狒的凯米，跳下树时，碰

在了叶塔身上。

叶塔是地位最高一级的雌性狒狒，但它尚未成年。虽说凯米是最低等的狒狒，但它是正在养育儿女的妈妈。所以凯米碰到了地位高的叶塔，情有可原。从狒狒的社会习俗看，应该是可以被谅解的。谁知，叶塔不依不饶，趁凯米没回过神来的时候，硬生生地抢走了凯米的一双儿女。凯米小心翼翼地跟在叶塔的后边，卑躬屈膝，求叶塔还给它孩子。

太阳升起来了，叶塔依然没有还回孩子的意思。

狒狒家族中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地位更高的雌狒狒出于某种原因抢夺低地位雌狒狒的儿女。在这些时候，低地位的母亲就只好放弃对自己孩子的抚养权，把自己的孩子让给地位更高的雌性狒狒。

但是，凯米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这更刺激了叶塔的抢夺欲望。叶塔索性蹿到树上，把两只小狒狒牢牢地搂在怀中。本来叶塔就不会带孩子，又加上它不怀好意，把两只小狒狒捏得紧紧的。由于疼痛，两只小狒狒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喊，尖厉的叫声像刀子一样扎进凯米作为母亲的心。

突然，杰克悄无声息地绕到了叶塔的背后，趁叶塔一不留神，夺回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它怀抱着一双儿女，拉起凯米，勇敢地走出了杰瑞德狒狒家族的猴面包树领地。杰克浓密的长鬃在微风中飘荡，一副威风凛凛的架势，没有任何狒狒胆敢阻拦它。

杰克要好好地保护它们。既然当了丈夫，就要替妻子挡风遮雨；既然当了父亲，就要承担起它的责任。

从这一刻起，杰克似乎完全成熟了，成了一只顶天立地、无所畏惧的雄狒狒。

第四章 花豹姐姐

花豹姐姐送来疣猪尾巴

在前去寻找新的领地之前，杰克一家幸福地生活在黑檀树上。

尽管黑檀树周围的活动空间并不算大，暂时维持杰克一家的生计还不成问题。由于安吉拉和埃拉它们的暗中帮助，目前还没有杰瑞德狒狒家族的成员前来骚扰它们。

杰克第一次过上了一只正常的狒狒该享有的家庭生活。

每天黎明，杰克从高高的树冠爬下，在草地上为凯米“梳洗打扮”。杰克认认真真地用手指将凯米皮毛中的脏物取出，然后将嘴巴伸向皮毛的最深处，用门牙去咬死发现的寄生虫。此时，凯米总是闭着双眼，怡然自得地享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在杰瑞德狒狒族群中，凯米和它的母亲是最低等的雌性狒狒。从它记事起，它和它母亲就是全族起得最早

的，先为那些养儿育女的上等狒狒“梳洗打扮”，在它心满意足的哈欠声中结束；再为那些晚起的雄性狒狒“梳妆打扮”，还得小心翼翼，如果不小心揪下了它们的毛发，少不了一顿拳打脚踢。即使它在怀有身孕的时候，也从没享受过同类的“梳洗打扮”，反而还得不停地为其他狒狒继续劳作。

可是，为杰克“梳洗打扮”是凯米每天中午的享受。太阳底下，杰克慵懒地躺在它的身旁，儿子杰西、女儿杰西卡在杰克的身上跳来跳去，有时还会踩着杰克的肚皮上下蹦跳。

这是杰克做梦都不曾梦到过的温馨场景，杰克陶醉在这无比美好的时光中。

半个月后的一天黎明，一条风干的疣猪尾巴出现在了黑檀树的树梢上。

这表明，花豹姐姐卡拉已经来过了，并且它有意要让杰克知道。

卡拉生育的四只豹崽在狒狒家族的猴面包树的领地里悄无声息地成长，杰瑞德竟然毫无察觉。看来狒狒首



领杰瑞德真的老了，已经失去了当年敏锐的感官能力。经过分娩之后的休养，卡拉又重新燃起了占领古老的猴面包树、将狒狒家族彻底驱逐出这片土地的野心。

在卡拉谋划的进攻策略中，它的狒狒弟弟杰克是一枚重要的棋子。现在，它要启用这枚棋子。

花豹姐姐究竟想干什么？杰克不清楚，但它明白，这条疣猪尾巴已经成为花豹姐姐的指挥棒，显示着花豹姐姐的强悍、残忍、决绝。这里面包含了对杰克所有往事的提醒，以及对杰克现在幸福生活的警告。如果杰克胆敢违抗花豹姐姐的指令，它的下场可想而知。

为此，杰克愁眉不展。

凯米试图去安慰它的丈夫，但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知道杰克忧愁的原因。凯米从来没有见过花豹，从它一岁起，杰瑞德狒狒家族的领地上就没有了花豹。它不了解花豹的性情，更不知道花豹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动物。但凯米从杰克忧心忡忡的脸上，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凯米将杰西和杰西卡寸步不离地带在身边，始终注视着它们，一旦它们远离自己半步，就会用手掌将它

们重新抓回。

紧张的气氛笼罩在了杰克一家的上空，它们每天都在心惊胆战中度过。

犹豫了很久之后，在第五天，杰克将风干的疣猪尾巴送回到了花豹姐姐卡拉栖息的乌木树上。杰克实在不愿再让这个花豹姐姐搅进它的生活，它要做一只真正的狒狒，而不是一只花豹控制之下的狒狒。

杰克希望，它的花豹姐姐能够理解它的心情。

热带稀树草原又到了旱季，干燥的气流在压榨着空气中残留的水分。

新的血债

雌狒狒埃拉的女儿——小狒狒埃贝长到六个月大了，到了该断奶的时候了，可埃贝却还总是缠着妈妈。对于小狒狒来说，吃昆虫、野果总比不上吃奶来得舒

服。一早起来，埃贝又毫不讲理地寻找着妈妈的乳头，想吃饱了奶，到河边找它的小伙伴们玩水仗游戏。埃拉拒绝了它，并且将它粗暴地扔下了猴面包树。

埃贝哭泣着，饿着肚子走远了。看着埃贝瘦小的身影，作为母亲的埃拉于心不忍。它急忙也跳下了树，想追上埃贝，喂它最后一次奶。并且，它想借机好好教教埃贝如何辨别可以食用的果实，如何躲避危险的天敌。在稀树草原上，时常会有不期而遇的危险降临。

不过，对狒狒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天敌——花豹已经在杰瑞德狒狒家族的领地上消失很长时间了。而狮子、猎豹、鬣狗等草原猛兽又都不太会爬树，只要狒狒能够及时爬上树冠，就不足以形成威胁。半岁大的小狒狒已经能够很灵活地爬树了。想到这里，埃拉放心了一些，放慢了追赶的脚步。

忽然，埃拉看到，它的女儿埃贝以极快的速度蹿进了一片灌木丛中，翻了一个跟斗，就像在捉迷藏一样。或许，埃贝是在和它的小伙伴做游戏；又或许，埃贝是在等它的妈妈能追上来。

等埃拉回过神，找寻女儿的身影时，却怎么也找不

见了。埃拉以为女儿埃贝还在生气，看到妈妈追上来，便藏在了灌木丛中。

埃拉发出悦耳的咕噜声，呼唤着女儿，意思是——我看见我的小宝贝了，快出来吃奶吧！

可是，什么回声都没有。

埃拉搜遍了整个灌木丛，除了一条疣猪尾巴和一摊血迹之外，它什么也没找见。埃拉嗅着那摊血迹，很显然是它女儿埃贝的气味。那条疣猪尾巴却混合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气味，它一时想不起来。

显然，埃贝已经遇害了。

埃拉发出了尖厉的犬吠声，狒狒只有在极度痛苦时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同伴们纷纷赶来。

第一个冲到埃拉面前的，是它瘸腿的妈妈安吉拉。它接过埃拉手中的疣猪尾巴，仔细地辨识着，疣猪尾巴上混合的某种气味使它感到非常熟悉。

安吉拉心中一颤。

是流浪雄狒狒杰克的气味，安吉拉可以断定。

杰克背上驮着杰西卡，凯米背上驮着杰西，一家子正在黑檀树下的湖边追逐嬉戏，享受着天伦之乐。

埃拉和它的母亲安吉拉一前一后，相伴着来到了它们身边。这种过于温馨的气氛使埃拉想起了自己失踪的女儿，忍不住心痛。于是，埃拉背过脸，尽量不去看杰克一家。

追闹中的杰克父女，没来得及刹住脚步，撞在了安吉拉的身上。安吉拉顺势接过了杰西卡，显示出很亲热的样子，亲吻着满身灰尘的杰西卡。

一头上等雌狒狒能如此亲吻地位最低的雌狒狒的女儿，实属罕见，这给了凯米莫大的荣誉。凯米从骨子里仍然把自己视作杰瑞德族群里地位最卑微的狒狒。凯米连忙感激地跑了过来，递上杰西，安吉拉又亲热地亲吻着杰西。

即便安吉拉温和慈祥，它也不会乐意主动降低身份，随便亲吻地位卑微的凯米的儿女。实际上，安吉拉是在仔细用嗅觉辨识着，看看杰克的儿女身上有没有埃贝身上的气味。安吉拉觉得，埃贝的失踪与杰克有关，

它试图找到一些线索。

安吉拉失望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无论是杰克的儿子杰西还是女儿杰西卡，身上连一丝埃贝的气息也没有。

不经意间，安吉拉的目光向上一抬。

在黑檀树一根歪斜的枝杈上，斜挂着埃贝那小小的身体。

可怜的埃贝脊椎已被咬断，口鼻里还存留着血滴，惨不忍睹。埃拉号叫着扑上去，将它紧紧抱在怀里，感觉到埃贝小小的身体在渐渐冷却。

埃拉将奶头死死地塞进埃贝的嘴里，疯狂地拍打着它的女儿，逼它吃奶。只要女儿埃贝的嘴唇还在嚙动，就说明女儿还没有死。可无论埃拉怎样努力，埃贝都再也不会吃奶了。现在，躺在埃拉怀中的，只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壳，它的女儿已经永远地离它而去了。

安吉拉怀抱着杰西、杰西卡，追了过来。安吉拉心痛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埃拉，心都碎了。

杰克眼前一黑，几乎晕了过去。

它起身回到黑檀树旁，飞身上树，搜索着什么。它似乎期望发现点儿什么异常，又害怕真的会发现什么。正在它不知所措的瞬间，埃拉悲愤地亮出了手中紧紧抓握着的疣猪尾巴——正是花豹姐姐几天前带来的那条风干的疣猪尾巴，在杰克将疣猪尾巴送还回去的时候，疣猪尾巴上已经沾染了杰克身上新的气味。

在那一刻，杰克感到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凝滞了。

杰克呆呆地站在原地，它似乎想要发出什么声音，喉头却像是被哽住了一样。

埃拉疯了。它痴痴地抱着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嘴角上挂满了怪异的笑意，它把乳头硬生生地塞进埃贝已经僵硬的小嘴里，来回摇晃着。这样的打击，足以使一个母亲发疯。

突然，安吉拉从埃拉怀中毫不留情地夺过埃贝的尸体，塞进凯米的怀里。同时，安吉拉将自己怀中的杰西、杰西卡轻轻放进埃拉的怀里。

杰克和凯米的一双儿女归埃拉所有，换走被杰克害死的小狒狒埃贝，这样就扯平了。看到自己的孩子多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埃拉立即兴高采烈地抱起杰克的一双

儿女跑远了，安吉拉飞快地跟了上去。

杰克看到，自己的妻子凯米愣愣地站在草地上，抱着小狒狒埃贝的尸体，失魂落魄。

凶险的对手

凯米不再相信它的丈夫——小狒狒埃贝的死一定与杰克有关。几天之前，它就曾在黑檀树上见过这条疣猪尾巴。更可怕的是，在杀死了小狒狒埃贝之后，杰克居然还将埃贝的尸体吊在了黑檀树上，似乎要让小狒狒的尸体像那条疣猪尾巴一样风干。在凯米看来，杰克是一个残害同类的凶手，是一个嗜血的恶魔。

凯米恨自己有眼无珠，居然救了杰克，还和这么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棍成为夫妻。

现在，只要杰克靠近凯米半步，凯米就会尖叫着跳起来，好似杰克是一条口吐红信子的毒蛇。同时，凯米也不想再回到杰瑞德狒狒族群，它没有脸面面对埃贝的

母亲埃拉。失去了一双儿女之后，凯米什么都不想做。凯米整天不吃不喝，怀抱着埃贝渐渐腐烂的尸体，叽叽咕咕地嘀咕着，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看着日渐消瘦的妻子，杰克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

杰克找来妻子最爱吃的小型蜥蜴，却被凯米扔得很远。杰克从湖边衔来泉水，想嘴对嘴给妻子喂下，就像当年凯米喂给它一样，唤起凯米记忆中的温存，结果被凯米狠狠地咬破了嘴唇。

杰克知道，凯米是真的恨它了，已经完全没有了夫妻情分。杰克掉入了无形的陷阱中，它不知该如何向凯米解释，也不知道该如何向抢走它一双儿女的安吉拉母女解释。杰克几乎绝望了，它用那条风干的疣猪尾巴狠狠地抽打着自己。

狒狒首领杰瑞德还没有老到完全糊涂的程度。

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杰瑞德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花豹卡米尔又回来了，并且在暗处观察着狒狒家族的一举一动。杰瑞德在处处留意着卡米尔的行踪，却毫无发



现。但这并不表明，花豹不在这片土地上活动。

杰瑞德深知，花豹可以神出鬼没、悄无声息，像幽灵一样生活在丛林和草原上。杰瑞德也深知花豹的力量和能耐。尽管曾经多次战胜花豹家族，杰瑞德心中还是对这种充满力量的食肉猛兽敬畏三分。只要花豹不招惹它们狒狒族群，杰瑞德不会故意与它们作对，也容许它们在狒狒家族的领地上活动。毕竟，它们原来就生活在这里。

可是，最近几天发生的小狒狒埃贝被咬死事件，使杰瑞德警觉起来。这件事情，它不相信是一只流浪雄狒狒所为，倒是十有八九与它的宿敌——花豹卡米尔有关。

因此，杰瑞德一直按兵不动，静观事态发展。

花豹卡拉等了三天，并未看见杰瑞德狒狒家族有任何一点儿动静。本来，它有意在杰瑞德狒狒家族中制造一场风波，逼杰克不得不与它联手，把狒狒家族赶尽杀绝。

花豹卡拉的耐心是有限的，它再也等不下去了。它要进一步采取行动，生吞活剥狒狒首领杰瑞德，让它和它的后代重新返回猴面包树，实现花豹妈妈卡米尔的愿望。

黎明时分，精神失常的埃拉被咬死了。并且，它怀中的两只小狒狒——杰克的儿女杰西、杰西卡都不见了。

看着外孙女埃拉遇害，杰瑞德心痛万分，但这并没有使它失去理智。在杰瑞德二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已经见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而在它遇害的亲属当中，十有八九都死在花豹的爪牙之下。

杰瑞德仔细地检查了埃拉的尸体，这是典型的花豹卡米尔式的死亡之吻，一招毙命，不会有任何动静，再狡猾的狒狒也不会把这场杀戮做得如此漂亮。很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花豹有意使这场袭击看起来像是那只游荡在狒狒族群周边的雄性流浪狒狒干的，甚至还在埃拉的尸体上，涂上了一些属于流浪雄狒狒的毛发。

很显然，花豹想要嫁祸于流浪雄狒狒，让杰瑞德狒狒家族和流浪雄狒狒同类相残。睿智而老练的杰瑞德一眼就看穿了花豹的伎俩。

不错，花豹家族是它们的世仇。在杰瑞德的一生中，已经与前后两代花豹相抗衡，围绕猴面包树展开了持续近二十年的领地争夺战。

花豹卡米尔是其中最为危险的对。花豹卡米尔曾经一度偷袭猴面包树，杀死了它的妻子安妮塔和它最小的儿子杰克。卡米尔要比它的母亲卡罗莎狡猾得多，也要比它的母亲卡罗莎可怕得多，从杰瑞德的身边夺走了它最心爱的亲属的性命。

只是，杰瑞德没想到，已经风烛残年的花豹卡米尔还能做出这样利落的弑杀。

算起来，花豹卡米尔今年大约有十四岁了。在狒狒的世界里，这个年龄还不算太老，杰瑞德已经二十四岁，才刚刚步入晚年。然而，花豹的自然寿命只有狒狒的一半，十四岁就已经是花豹的垂暮之年了。

杰瑞德隐隐约约觉得，最近发生的两次杀戮或许并非花豹卡米尔所为。只是，不知狒狒家族所面临的，又将是怎样凶险的对手。

再次被花豹姐姐胁迫

终于，杰克下定决心，去揭开事情的真相。

现在，它的一双儿女已经被抢走了，杰克不能再失去凯米——这个给了它母亲般温暖的妻子。看着由于绝食而昏迷不醒、气息越来越微弱的凯米，杰克鼓起勇气，去寻找它极不情愿见到的花豹姐姐。即使它没有力量与它的花豹姐姐相对抗，也要向凯米证明自己不是凶手，使凯米相信自己。

杰克把昏迷中的凯米藏在一片隐蔽的灌木丛中，寻觅着它所熟悉的花豹姐姐卡拉的气味，找到了正在一棵金合欢树上养精蓄锐的卡拉。

杰克匍匐着，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卡拉，就像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然后，杰克举起手中风干的疣猪尾巴，在花豹姐姐卡拉面前狠狠地抽打着自己。

这是一幅令卡拉十分熟悉的神情。

卡拉太了解杰克了——它的狒狒弟弟胆小怕事、性情懦弱，永远都跑不出它的掌心，这也是卡拉最喜欢这个狒狒弟弟的地方。卡拉不紧不慢地仰起头，等待着杰克的下一步动作。

突然，令卡拉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杰克露出獠牙，恶狠狠地向疣猪尾巴咬去，将风干的疣猪尾巴嚼得粉碎，重重地吐在地上，又踏上了双脚，不停地踩着，嘴里低声地发出带有威胁性的犬吠声。杰克的举动，表明了它与在花豹岩洞中成长的岁月彻底割断关系的决心，甚至将它的花豹姐姐卡拉视作仇敌。

杰克头一次胆敢与卡拉对抗，卡拉因为愤怒而咆哮，粗重地喘息着，露出了匕首般的长牙。即便是这样，杰克也毫不退缩。现在，杰克已经成为丈夫、成为父亲，不再是那只任由卡拉摆布的小狒狒了。

即便如此，杰克也并不能轻易逃脱卡拉的掌心。

卡拉收起了长牙，凶恶的咆哮声也渐渐变成了均匀的呼吸声。忽然，卡拉脸上露出了柔和的神情，就像它

们小时候一样。卡拉用尾巴轻轻地扫了一下杰克，然后竖起尾巴，示意杰克跟着它走。

杰克稍稍迟疑了一下，还是跟随着卡拉，来到树下不远处的一个疣猪洞。很显然，这处疣猪洞里的原住民已经被卡拉赶走，或者干脆被卡拉吃掉了。现在，这里是属于花豹卡拉的地盘。

杰克听见疣猪洞中传出了声音——正是它的儿女杰西和杰西卡发出的呼噜声，作为父亲，杰克能分辨出自己儿女的声音。此外，洞中还传出了凯米的声音，是它与自己的儿女久别重逢之后发出的欣喜的叫声。

刹那间，杰克全身的血液仿佛冷到了冰点。

杰克知道，花豹姐姐卡拉绝对不会有意图安排它与自己的妻子儿女团聚，而是把它的妻子儿女作为一种质押。只要它不服从花豹姐姐卡拉的指令，卡拉随时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的亲属杀死。或许，杰克可以拼尽全力，去与花豹姐姐卡拉拼死一搏。但杰克知道，以自己的力量，是远远无法与它的花豹姐姐相抗衡的。

卡拉回过身来，轻柔地舔舐着狒狒弟弟杰克的耳朵，像小时候一样。那时候，杰克被花豹妈妈卡米尔无

缘无故地冷落后，总是花豹姐姐卡拉温柔地为它舔舐耳朵、梳理皮毛。

杰克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地上。洞里，传出杰西、杰西卡愉快的吸奶声，凯米梦幻般愉悦的呼唤，以及卡拉的四只小豹崽若有若无的吼叫声。以后，它的妻子和儿女也会在花豹的洞穴中生活下去，遭受杰克曾经经历过的所有悲惨的命运。

杰克在无声地哭泣，杰克的心头在流血。

第五章 回归狒狒家族

杰瑞德的烦恼

杰瑞德的长子杰夫和副首领霍尔第一次公开不听从杰瑞德的命令，率领着身强体壮的青壮年狒狒，由安吉拉带路，气势汹汹地向流浪雄狒狒杰克所在的黑檀树进发。

这是一支前来找流浪狒狒杰克复仇的队伍。在杰瑞德狒狒家族中，几乎所有成员都认定流浪狒狒杰克是杀害埃贝和埃拉的凶手。

现在，猴面包树上只剩下了老首领杰瑞德和一些老弱病残的狒狒。平生以来，杰瑞德头一次对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族群失去控制。

杰夫今年十四岁，是杰瑞德的长子，正处在雄狒狒生命力最为旺盛的盛年时期。杰夫是一只充满野心的雄狒狒，它觊觎父亲杰瑞德的首领位置已经很久了。埃拉

和埃贝的死，早已使得杰瑞德狒狒家族群情激奋，父亲杰瑞德却迟迟无所作为。这恰恰给了杰夫一个充分显示自己能力的舞台，赢得整个狒狒族群的拥戴。同时，杰夫也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老首领杰瑞德的的确确已经老了，已经老得懦弱无能、老眼昏花，应该交出狒狒家族的大权了。

杰夫巴不得早日将它的父亲打入无所事事的老狒狒行列。

一只雄性狒狒想要登上首领的宝座，只有两条道路可选。第一种选择，是像杰瑞德年轻时一样，离开自己的家族，独自在稀树草原上漂泊游荡，在其他族群寻找和狒狒首领决斗的机会，以此来吸引雌狒狒的注意，把一部分雌狒狒带走，再伺机寻找一只雄狒狒作为自己的副手，建立自己的族群，去从更强大的狒狒族群那里抢得领地。这条道路漫长而又希望渺茫。空旷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四处充满了杀机，杰夫不愿、也不敢离开自己的族群。虽然杰夫看似身强体壮，但它本质上是一个胆小鬼。

第二种选择，就是留在首领身边担任副手的角色。不过首领年老后，并不是所有担任副手的狒狒都能顺理

成章地登上首领的位置。只有那些在担任副手期间，用自己的行动向雌性狒狒们表明自己有能力保护族群，才有可能顺利地当上首领。

现在，杰夫需要铲除长期游荡在狒狒家族领地附近的那只流浪雄狒狒，借机证明自己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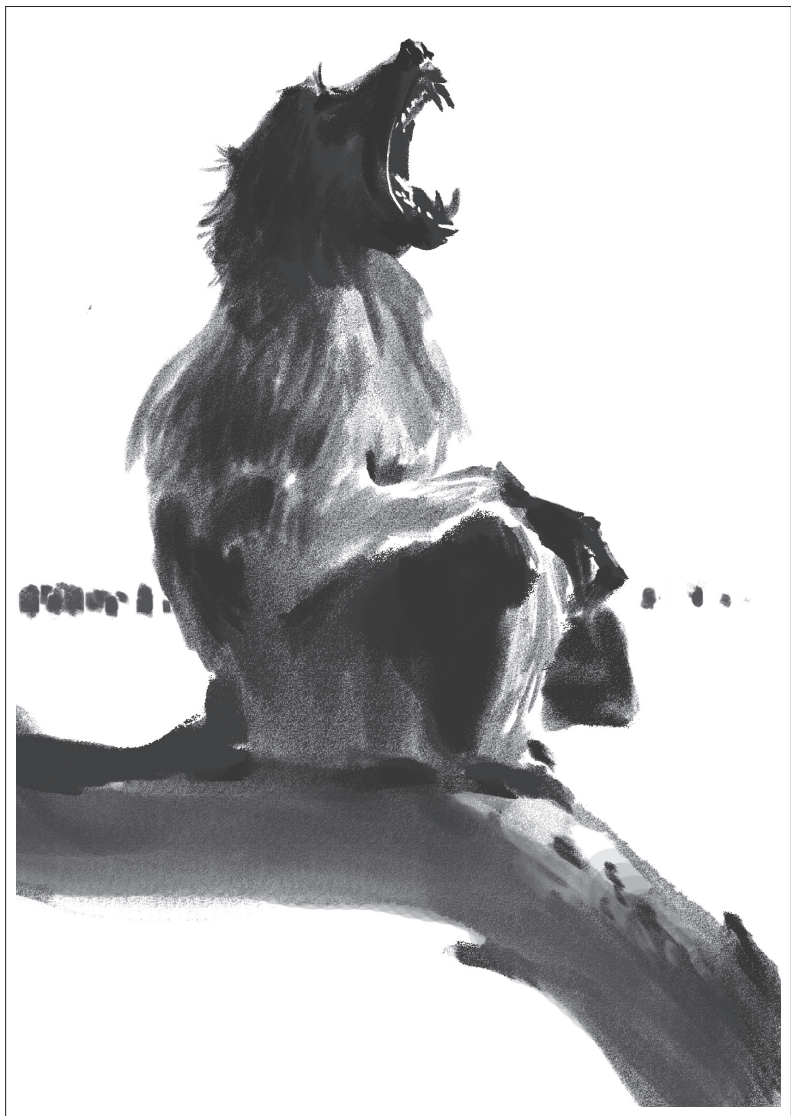
霍尔比杰瑞德还要年长一岁，但它只是副首领，不可能拥有太多的妻子和后代。在霍尔这一生中，它仅有安吉拉这一个妻子，埃拉和朵拉这两个女儿。

可是，它最心爱的女儿埃拉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居然还被残忍地杀死了！那只流浪雄狒狒就是罪魁祸首，霍尔要剥下它的皮、挖出它的心，为女儿报仇。由于过度悲伤，老成持重的霍尔已经失去了理智。

为女报仇，使它忘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跟随杰瑞德作为副手的责任。

杰瑞德望着自己的长子杰夫和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霍尔带领部众绝尘而去，它伏在猴面包树上的身影显得分外孤单。

从心底里，杰瑞德衷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杰夫比自己



更有能力。如果有可能，它甚至现在就愿意把首领的位置让给它。对杰瑞德而言，儿子是它生命的延续，是未来狒狒家族繁荣兴旺的寄托。可是，杰夫的冒冒失失、缺乏谋略使杰瑞德始终放心不下。杰夫徒有追求首领地位的野心，却缺乏能够胜任首领位置的智慧。如果让杰夫接替首领的位置，杰瑞德真怕杰夫会成为当年凯希那样愚蠢暴戾的首领，葬送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狒狒家族。

但是，杰瑞德别无选择，它只有杰夫这一个儿子。正因为如此，杰夫才会在狒狒家族中养尊处优、蛮横无理。

要是它的小儿子杰克还活着就好了，即使它不能成长为一个出色的首领，至少也可以治一治杰夫这一儿独大的臭脾气，让杰瑞德多一种选择。

想到这里，杰瑞德叹了口气。现在，距离杰克母子遇难已经四年多了。如果它的小儿子杰克还活着，也已经成年了吧。

认祖归宗

在众多狒狒的包围之下，杰克无路可逃。

杰克会上树，它的同类也会上树；杰克会在开阔的平原上快速奔跑，它的同类也会；杰克想把自己隐藏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它的同类轻而易举就能将它找到。在它的同类面前，杰克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无论如何，杰克都不可能躲过数量如此众多的狒狒的追捕。

霍尔愤怒地咆哮着，朝杰克露出了长长的獠牙，它要用自己的獠牙为女儿复仇。

杰克急忙转身，避开霍尔的袭击。可在另一边，杰夫大声吼叫着迎上去，杰克险些被杰夫粗大的獠牙咬伤。众多的雄狒狒也纷纷露出了獠牙，不把杰克撕成碎片，它们决不罢休。

杰克怎么也没想到，到头来，自己最终不是在花豹的爪牙之下遇害，而是在自己同类的獠牙之下丧生。跟

随之而来的雌狒狒们纷纷将脸扭向了别处，不忍心去观看这一幕血淋淋的屠杀。毕竟杰克是它们的同类，长着一副狒狒的面孔，即便它是杀害埃拉和埃贝的凶手。

杰克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它不可能逃出狒狒族群的包围。它也不想与它的同胞拼个你死我活，让更多的同类流血。

杰克闭上眼睛，等待着自己命运的结局。

安吉拉一步步向着杰克逼近，在复仇之前，它要好好看看这个杀害了它的女儿和外孙女的凶手。突然，叶塔从雌狒狒的群体中冲出来，挡在了杰克身前——杰克曾经救过它的性命，叶塔不相信杰克是一个嗜血的凶手。

安吉拉用力把它的妹妹叶塔拉开，一把扯住杰克的胳膊。谁也没想到，瘸腿的安吉拉能够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包含了多少的愤恨与悲伤。安吉拉在杰克的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鲜血流淌到了安吉拉的胳膊上。

突然，安吉拉全身开始颤抖，低声咕噜着，仔仔细细地嗅着杰克血淋淋的胳膊。安吉拉脸部的表情在迅速发生着变化：迷惘、思索、兴奋、喜悦。众狒狒渐渐安

静了下来，愣愣地看着久久蹲在杰克身边的安吉拉。

凭着血液中的气味信息，安吉拉认出了这只流浪雄狒狒就是自己的亲弟弟杰克。四年前，杰克并没有和母亲安妮塔一起在花豹的爪牙下遇害，杰克还活着。并且，在它记忆中毛皮湿红的杰克，已经长成了一只身材魁梧的成年雄狒狒。一时间，安吉拉拍打着杰克呼噜呼噜地哭起来，它忘记了复仇，心中只留下与弟弟重新团聚的喜悦。

血浓于水，无论如何，安吉拉不承认也不相信是杰克杀害了它的女儿。安吉拉也咬破了自己的胳膊，流出鲜血，在杰克的全身上下涂抹着。安吉拉在向整个狒狒家族宣告，这是它失散了多年的亲弟弟杰克。

安吉拉拥抱着它的弟弟杰克。杰克感到，在记忆深处久违了的母亲的气味流进了它的心房，它终于回家了。

整个狒狒家族和杰克一起回到了猴面包树上的家园。见到失散多年的儿子杰克，杰瑞德最为高兴，它甚至带领着杰克、杰夫、霍尔将猴面包树领地重新标注了一遍。

杰瑞德当然相信杰克并不是杀害埃拉母女的凶手，但总感觉到杰克的身后隐藏着太多它所不知道的经历。杰克那双忧郁的眼睛，让它这位饱经风霜的首领也看不透。杰克的身上隐隐约约散发着一股让它很不愉快的气味，但它迟迟想不起这种气味究竟来自哪里。所以，杰瑞德暂时不允许杰克和族群一起在猴面包树上过夜，而让杰克在与猴面包树相邻的另外一棵大树上居住。

只有杰夫显得极为不悦。一方面，它想要在狒狒族群面前一展雄才大略的计划落空了；另一方面，一个横空出世的弟弟使它一下子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在猴面包树上，杰夫用阴暗的眼神打量着它居住在另一棵大树上的弟弟。

豹穴求生

一天黎明，安吉拉的小女儿朵拉失踪了。

安吉拉哭着喊着，在稀树草原上四处寻找它还未成

年的小女儿。可直到夜幕降临，所有的小狒狒都回到母亲身边安然入睡了，安吉拉还是没有找到朵拉的踪影。

在安吉拉一筹莫展之际，它忽然闻到了朵拉的气味。地面上有几根毛发，虽然气味极为淡薄，但安吉拉可以断定这是朵拉的毛发。

安吉拉走几步之后，又发现了几根朵拉的毛发，毛发散发出的气味信号在不断向着远处延伸，指引着安吉拉渐渐离开杰瑞德狒狒家族的猴面包树宿营地。此时，天色已经黯淡下来，四周漆黑一片。狒狒是昼出夜伏的动物，夜视能力并不好，在夜晚贸然离开宿营地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可是，安吉拉顾不得这么多了。

由于过于心急，安吉拉没有叫上任何同伴陪同，就寻着朵拉的气味线索，潜行在茫茫夜色之中，直到到达金合欢树下的一个疣猪洞口。

凯米无力地坐在被花豹卡拉占据的疣猪洞里，将小狒狒朵拉的尸体紧紧地抱在怀里。

旁边，是饿得哼哼唧唧哭泣着的杰西和杰西卡。

凯米已经三天没有进食，挤不出半滴奶水喂给它的



孩子们。可恶的花豹卡拉将小狒狒朵拉的尸体扔给它，逼它同类相食。非洲草原上的鬣狗有食用同类尸体的习惯，但同类相食是狒狒族群的禁忌。花豹卡拉想用这种办法彻底摧毁凯米的意志，使凯米和它的儿女成为花豹的傀儡。

凯米宁死不从。

朵拉自小就跟随它和埃拉，和它们形影不离，它是看着朵拉长大的。没想到，可怜的朵拉还不满两岁就在花豹的爪牙下遇害。朵拉是埃拉的亲妹妹，就如同是它的妹妹一样，它怎么能去啃食自己妹妹的肉体呢？在凯米看来，花豹卡拉是恶棍、是妖孽、是十恶不赦的魔鬼。

凯米悲从中来，却不知到底该为谁哭泣。如今，眼前一双儿女的性命危在旦夕，杰克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整个狒狒族群已经被残忍的花豹祸害到了怎样的程度。

突然，花豹卡拉一个箭步，闪电般地从疣猪洞里蹿出。

不一会儿，卡拉回到了疣猪洞。卡拉的口中叼着安吉拉的尸体，殷红的鲜血顺着它的嘴角流下来，一滴一滴地落在凯米虚弱的身体上。

凯米怀抱着朵拉的尸体，扑在安吉拉身上，昏死了过去。

方才，花豹卡拉从朵拉的身体上扯下了少许毛发，作为气味线索，引诱安吉拉来到疣猪地洞，轻而易举就猎取了这只雌狒狒。四只小豹崽围上来，用尚显稚嫩的牙齿撕扯着安吉拉的尸体。花豹的生长速度要比狒狒快得多，小豹崽半岁多就可以直接食用肉食了。

在昏迷中，凯米陷入了幻觉。

埃贝、埃拉、朵拉、安吉拉……一张张面孔在凯米眼前飘过，都微笑地看着它，一会儿都不见了。

埃贝、埃拉、朵拉、安吉拉……一张张面孔在凯米眼前飘过，都怨恨地盯着它，一会儿又不见了。

埃贝、埃拉、朵拉、安吉拉……一张张面孔在凯米眼前飘过，都愤怒地撕扯着它的皮毛，要将它撕碎、撕碎、撕碎……

凯米猛然惊醒，毛皮上凝结着一层冰冷的汗珠。

杰西、杰西卡叼着凯米干瘪的乳头，脑袋软绵绵地

靠在妈妈的怀中，它们饿得几乎失去了重量，连哭泣的力气都没有了。凯米发现，它的女儿杰西卡已经停止了呼吸，过不了多久，它的儿子杰西也会全身冰冷僵硬，成为一具小小的尸骸。

凯米的目光向一旁瞥去，看到了朵拉那早已冷却的身体。

活下去，一定要比仇敌活得更久一些！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凯米心底呐喊。

凯米抓起朵拉的尸体，开始了狒狒社会中最为残忍的同类相食。

过了一段时间，汨汨的乳汁从凯米的身体中流出，流进它的儿子杰西的小嘴里。

杰克的煎熬

又一个杰瑞德狒狒家族的成员失踪了。这次，是杰瑞德的妻子丽塔。

埃贝、埃拉、朵拉、安吉拉、丽塔……杰瑞德狒狒家族成员接二连三地失踪，整个族群陷入了惶恐状态。

杰瑞德的副手霍尔由于亲属相继遇害，受到了无法挽回的精神打击。霍尔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仿佛苍老了十岁，步入了日薄西山的老年狒狒行列。霍尔整天躺在猴面包树上悲悲戚戚地呜咽着，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愿望。

杰瑞德意识到，这次遇到的危险，恐怕比以往任何一次更为凶险。杰瑞德虽然还没有到迟暮之年，但它已经跨过了处于生命巅峰的盛年时期，再也无力去化解这场危机。

并且，杰夫的表现很令杰瑞德失望。

为了在危急关头表现出自己的统帅能力，杰夫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它不准狒狒们到远处寻找食物，也不准小狒狒四处嬉戏玩耍，甚至到泉边饮水也规定了次数。对于化解危机，非但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加大了笼罩在整个族群上方的紧张感。杰瑞德觉得，缺乏一个合格的继承者很可能会成为它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或许，它该把注意力放在它刚找回来的那个儿

子——杰克身上。

可它始终对杰克放心不下。杰瑞德隐隐约约觉得，似乎是杰克出现之后，狒狒家族的成员才开始相继失踪。

在杰瑞德看来，围绕在杰克身上的谜团一直未能解开。

杰克没日没夜地穿梭在狒狒家族的领地中央和花豹占据的疣猪地洞之间。

杰克苦苦央求着它的花豹姐姐卡拉，求卡拉放走它的妻子和孩子。可卡拉绝不动心，除非杰克能够按照它的指令杀死狒狒首领杰瑞德。狠毒的花豹姐姐卡拉在逼迫杰克，逼迫杰克猎取它的亲生父亲来换回它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卡拉从小就和杰克一起长大，再加上它少年时代在丛林中漫游时对于灵长类动物的观察，卡拉了解一切狒狒的弱点，可以轻而易举地杀死任何一只狒狒。但是，杰瑞德是狒狒族群的首领，无论何时都处于狒狒族群的中心，在部下的重重包围之中，杀死杰瑞德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卡拉需要它的狒狒弟弟的帮助——现在，杰瑞德狒狒家族已经将杰克接纳为族群成员，只有杰克

才能有机会接近狒狒首领杰瑞德。

听着从疣猪洞穴发出的妻子凯米的哭泣声，杰克的心在苦苦地承受着煎熬。

在杰克的心头，一架天平的两端在不停地摇摆：一边，是曾经救过它性命的妻子凯米和它们的孩子；一边，是与它血脉相连的老父亲杰瑞德。

杰克几乎要发疯。

终于，杰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从它栖息的大树上爬下来，爬上了狒狒家族所在的猴面包树。

第六章 花豹与狒狒

杰克的抉择

杰克慢慢地爬上猴面包树。

世上总有一些这样的瞬间，瞬间的错误将铸成千古之恨，用一生都无法赎回。杰克的双臂颤抖着，仿佛已经无法承受攀爬中身体的重量。或许，杰克从来都不应该去寻找自己的同类，更不应该回归自己的家族。

这一会儿的工夫，好似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杰克在它父亲杰瑞德所在的树杈前停住了，杰克的全身就像虚脱了一样，再也不想向前移动任何一步。杰克抬起头，黯淡的星光透过繁密的枝叶照在它的眼睛里，星辰的闪烁好似是一声声疲倦的心跳。或许，在茫茫星海之中，也有着离群的星星，也有着永远都无法回家的灵魂。

杰克无力地垂下头颅。

等到杰克再一次抬起头时，它看到了一双深邃的眼睛。

杰瑞德一直醒着，默默地看着它的儿子。杰瑞德的目光中流过了许许多多的往事，到了这个年纪，它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曾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它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对还是错，就像它当初率领狒狒族群占据了这棵猴面包树。

杰克的双臂在微微地颤抖。

忽然，杰瑞德拉过杰克，把儿子揽入自己的怀中，用最深沉的父亲的臂膀去拥抱这个离家已久的孩子。

杰克真正地回家了，猴面包树上的家园慷慨地接纳了它。

在猴面包树上，杰克睡得很沉、很香甜。从出生以来，它从来没有睡得如此踏实过，还做着童年时从未做过的一个美丽的梦。直到金色的阳光照在它的眼皮上，暖融融的，散发着旱季时金黄色的牧草的味道。

梦醒之后，杰克仍在回味着这份难得的温情。

此时，已是正午时分。杰克的妹妹叶塔给它带来了

一条连着一大块皮肉的疣猪尾巴，这是狒狒家族今天集体捕获到的一头疣猪身上的一部分，散发着疣猪肉特有的香气。

杰克接过肥硕的疣猪尾巴，双手在不由自主地颤抖。杰克眼前仿佛出现了花豹姐姐卡拉的身影，它死去的朋友小长尾猴塔克紧紧地攥着疣猪尾巴，还有埃贝、埃拉、朵拉、安吉拉……突然，杰克像看见了魔鬼一样，迅速将带有疣猪尾巴的肉扔下了树，疯狂地拍打着树干，发出了压抑已久的哀号。

叶塔以为杰克是在向自己发火，它没想到自己好心给杰克拿来的食物竟会使杰克如此不满。叶塔哭泣着，溜下猴面包树跑远了。

杰克将自己视作灾难的根源。它已经害得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亲属纷纷遇难，它不能留在狒狒家族中了，否则它只会为自己的同胞带来更多的灾祸。当然，杰克更不能、也不忍心谋害如此信任自己的老父亲杰瑞德。

杰克晃晃悠悠地爬下猴面包树，向着远处走去。大家以为它只是寻找食物去了，谁都没有在意。



杰克要远远地离开狒狒家族，再也不回来，并且要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从豹穴中营救出来。杰克已经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暗夜遇袭

在花豹的地穴中，凯米和它的儿子杰西仍然坚强地活着。

凯米也多次尝试过要带着儿子逃生，但每一次都被花豹卡拉轻而易举地抓回地穴。卡拉就像长着千万双眼睛，无论什么时候，它们都无法逃出花豹卡拉的监视。

卡拉的四只豹崽和它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穴里。每天凯米睁开眼睛看到四只豹崽时，它仿佛看到了四只未来对狒狒家族大开杀戒的成年花豹，恨不得一只只地掐死它们。由于处于花豹卡拉的控制之下，尽管凯米十分厌恶这几只小豹崽，它也不敢去对这些小豹崽进行报复。

一天天地，四只小豹崽和小狒狒杰西在一起慢慢地

长大。

可能是因为小狒狒杰西实在太孤单了，找不到玩耍的伙伴。一有空，杰西就会钻进扭在一起的四只小豹崽中间，和它们一起又滚又爬。每当凯米看到这种场景时，会立刻把杰西抱走。可一旦凯米稍不留神或是睡着的时候，杰西又会和小豹崽们玩耍在一起，好似它们是它的兄弟姐妹。

或许，在杰西幼小的心灵深处，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杰西才出生不久，而现在，它有三个月大了。在杰西的意识中，它死去的亲妹妹杰西卡已经模糊不清，而是完完全全地把四只小豹崽视作自己的同胞。

杰西和四只小豹崽嬉戏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玩得很舒畅，让花豹卡拉不禁想起它和它的狒狒弟弟一起度过的童年时光。

要是杰克是它的亲弟弟就好了，有时，卡拉也会这么想。每当这时，卡拉甚至宁愿自己是一只它向来憎恶的狒狒，这样，它就可以是杰克的姐姐，就不会逼杰克去做它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卡拉不过是想而已，

转眼间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也打消了自己内心深处对于它的狒狒弟弟杰克的亲情。

卡拉从未忘记，狒狒家族是花豹家族不共戴天的世仇。

杰瑞德站在猴面包树上，借着夕阳最后一抹余晖向远方眺望，根本没有发现杰克的身影。看来，杰克不在狒狒家族的领地上。等到洁白的月亮爬上猴面包树时，杰克依旧没有回来。

杰克去了哪里呢？

杰瑞德不知道。虽然杰克重新成为猴面包树上的狒狒家族的一员，但杰瑞德并不清楚杰克的所思所想，它的这个儿子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杰瑞德想不清楚，它和这个失而复得的儿子之间，为什么总是隔着一道无形的鸿沟。

说不定，杰克明天就会回来；说不定，杰克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朦朦胧胧的月色带来了睡意，杰瑞德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合上了眼睛。

月光下的猴面包树上，老老少少的狒狒们沉浸在静

谧的梦里。

忽然，杰瑞德耳边好似响起了簌簌的声音。

杰瑞德警觉地睁开眼睛。

在杰瑞德的四周，它的儿孙们都还在昏昏沉沉的睡梦中，长期安逸的生活使它们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杰瑞德仔仔细细地向四周看看，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许，是它自己过于小心谨慎了，杰瑞德摇摇头，重新合上眼睛。

灰黑色的云朵从天际飘过，遮蔽了皎洁的月光，大地黯淡了下来。

四周十分安静，隔着明净的空气，只听见蟋蟀的鸣唱，鸚鸟扑翅的声音，以及远处土狼一阵阵怪诞的叫声，没有任何异常。

杰瑞德终于沉入梦境。

在梦境里，杰瑞德嗅到了一种它似曾相识的味道。

是它的儿子杰夫？是它的副手霍尔？是它的女儿叶塔？是它的妻子丽塔？好似都不像。这似乎是一种存留

于杰瑞德遥远的记忆中的味道，但它怎么都想不起这是属于谁的气味。无论如何，这应当是一种属于杰瑞德狒狒家族的气味。

这其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气味……是一种带着血腥的气味，是属于食肉兽的气味。

是花豹！

杰瑞德猛然从睡梦中惊醒。它看见，一个黑漆漆的身影正沿着猴面包树的枝杈，向它扑来，那对在黑夜中泛着寒光的犬牙正噬向它的喉咙！

杰瑞德翻身在树杈上借势一滚，从树杈之间的间隙扑向下面的一层树杈。尽管杰瑞德已经过了生命中的黄金时期，但壮年时代长期与花豹对抗的经历，将它的身体练就得极为敏捷。

“呜噜——呜噜——”，杰瑞德发出一阵阵吼声。四年来，猴面包树上第一次在黑夜里响起了警报声。

鬣狗的包围

凯米悄悄地探出地穴。

外面，漆黑一片。狒狒的视力并不善于夜行，在沉沉的夜色中，狒狒很难分辨清楚周围的物体。

但是，花豹卡拉并没有前来阻止凯米。当花豹卡拉在附近狩猎时，只要凯米把头探出地穴，卡拉就会飞快地扑过来，用圆睁的豹眼狠狠地瞪着凯米，喉咙中滚出一声声可怕的咆哮。

看来，花豹卡拉不在附近，这似乎是一个从豹穴逃跑的好机会。凯米立即抱起儿子杰西，从混合着疣猪与花豹气味的地穴中蹿出。

四周黑魆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下半夜，有浓云遮蔽了月光，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凯米硬着头皮，快速地向前方迈步。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从豹穴逃生的绝好机会，凯米不能轻易地放弃。

只有以最快的速度逃跑，才有可能躲过花豹卡拉的阻截。这几个月中，凯米也曾经带着儿子试图离开豹穴，但它们没走出多远，就无一例外地被花豹卡拉抓获了。

尽管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凯米仍在盲目而飞快地移动着脚步。它紧紧地将儿子杰西抱在怀中，生怕儿子与自己失散。

嘭！凯米被一棵枯树干绊倒了，它重重地摔倒在地，儿子杰西从它的怀中飞出。凯米摔伤了，一块尖锐的石片划破了它的胳膊，使它感到火辣辣的疼痛。它匍匐在地上，摸摸索索，急切地呼唤着它的孩子。

“呜——呜——”，杰西抓住了妈妈凯米的手腕，声音中夹杂着低低的抽泣声。凯米搂住杰西的小脑袋，感觉手上湿湿的。原来，杰西的头部刚才摔破了，在流血。

“咕噜、咕噜”，凯米一边安慰着杰西，一边又再次把杰西抱紧，加快脚步向前方行进。现在，必须赶在花豹卡拉回到地穴之前，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

其实，凯米不知道，它始终游走在花豹的地穴附近，以地穴为圆心，在绕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圆圈。

忽然，近处传来了一声似笑非笑的怪异的声音，打破了荒野之夜的宁静。

凯米心头一紧。

这是鬣狗的叫声。花豹卡拉占据的疣猪地穴附近，是一片开阔的稀树草原的中央。在这里，鬣狗独特的声波可以远远地散播开，任何一只鬣狗的叫声都能吸引大量的同伴前来。在夜晚，鬣狗的叫声是在向它们的同类传递着食物的信息。

鬣狗的嗅觉极为灵敏。其中，它们对鲜血的气味格外敏感。鲜血，意味着新鲜的食物，能够使它们如同注射了兴奋剂一般激动。人们通常认为鬣狗是非洲稀树草原上最为典型的食腐动物，将鬣狗称作“草原清道夫”。其实，只要有机会，新鲜的肉食才是鬣狗的首选。在草原上，只要嗅到了鲜血的味道，任何一只鬣狗都能够一呼百应，会有成百上千只鬣狗同时聚集过来。鬣狗有着有力的双颌，有着能够切断骨头的利齿，可以集结成任何食肉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庞大群体，是非洲大陆最为可怕的杀手。就连狮子对它们也敬畏三分，庞大的鬣狗群甚至常常从狮群口中抢夺食物。



鬣狗时常在夜晚发起袭击。因此，只要夜幕降临，狒狒族群就会早早地爬上它们居住的树冠。花豹夜晚狩猎之后，直到把猎物拖到树上才会开始享用，否则猎物很有可能会被嗷嗷嚎叫着的鬣狗群抢走。如果狒狒和花豹不会爬树，它们恐怕都很难在鬣狗横行的非洲大陆上生存下来。

或许，真正的非洲霸主，既不是威风凛凛的狮群，也不是不可一世的象群，而是这些嗅到鲜血的味道就疯狂起来的鬣狗。

似笑非笑的号叫声远远地传来，此起彼伏。很显然，是凯米和它的儿子杰西身上的鲜血的味道把它们引来了。一对对金灿灿的亮光从四面八方聚集，由远及近，在黑夜之中格外醒目，像一盏盏闪亮的灯笼。

这是死神的灯笼。

凯米连忙抱着杰西，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却。凯米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远离这些可怕的杀手，下意识中，它只能不断地后退、后退，直到再也无路可退……

突然，凯米脚下踩空，陷了下去。

一股熟悉的花豹和疣猪混合的气味灌入它的鼻腔，原来，凯米又回到了那个它日思夜想都要逃出的花豹占据的疣猪地穴。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下，回到这里未必不是一件幸事。至少，花豹卡拉现在还不会将它们母子杀死。它们母子总算躲过了鬣狗群的追捕，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想到这里，凯米搂紧了怀中的儿子杰西。

豹穴中传出了小豹崽嚶嚶的叫声，它们又想跟杰西一起玩了。

不过，凯米显然低估了鬣狗的能力。

一对对金黄的灯笼密密麻麻地点燃在豹穴之外，散发着耀眼的光亮。

鬣狗群来了。

猴面包树上的战斗

在猴面包树上，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战斗。

一方是整个杰瑞德狒狒家族，一方是只身一豹的卡拉。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斗。

等了许久都没看见它的狒狒弟弟杰克有任何行动，花豹卡拉终于按捺不住性子，只身来到猴面包树猎杀狒狒首领杰瑞德。卡拉充分借用了自己能够夜视的优势，灵活地在树枝间腾跃。它的一双豹眼好似在深夜中熊熊燃烧着的火光，将整个狒狒家族都置于自己视线的掌控之中。

在卡拉看来，这的确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战斗。只不过，处于弱势的一方不是它自己，而是眼前的这个狒狒家族。母亲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对它进行的训练，与狒狒弟弟杰克同时长大的经历，在丛林中对各种灵长类动物的仔细观察，使卡拉对于狒狒的弱点了如指

掌。在卡拉凌厉的攻势面前，偌大的狒狒家族形同一群等待屠宰的羔羊。

卡拉径直向狒狒首领杰瑞德扑去。

杰瑞德最忠实的副手霍尔立即从上方的树杈蹿下，扑向卡拉那双火炬般燃烧的眼睛。保卫首领的责任使迅速老去的霍尔一改半个月以来的颓唐，恢复了它年轻时候的英勇。当年，霍尔曾经利用调虎离山之计，抢去卡米尔的一儿一女，将卡拉的哥哥姐姐吊死在花豹家族曾经世代居住的这棵猴面包树上。霍尔一对粗硕的獠牙，足以令卡拉的妈妈卡米尔心惊胆寒。

可是，花豹卡拉仅仅随意挥出一掌，就撕裂了霍尔的喉咙，这个曾经对花豹卡米尔不屑一顾的副首领毫无尊严地死在了卡米尔女儿的掌下。眼看副首领霍尔死去，年轻一代的狒狒躲得躲、逃得逃，就连杰瑞德野心勃勃的大儿子杰夫也溜到了最高处的树冠，眼睁睁地望着扑向自己父亲的花豹，就像在看着别的族群的战斗一样。

狒狒家族的年轻一代生长在一个没有花豹存在的环境中，猴面包树就是它们永远也离不开的安逸的摇篮。它们以往觉得，只要自己爬上猴面包树，就没有什么

动物能伤害到它们——狮子只能在猴面包树下愤愤地低吼，鬣狗只能在猴面包树下悻悻地嚎叫。一旦花豹出现，安逸的摇篮就成为狒狒的地狱，它们中间没有谁有能力抵挡花豹的袭击。

一个狒狒家族称雄这片稀树草原的时代结束了。

杰瑞德扬起它的手掌，握紧成拳，用力击向凌空扑来的花豹。

花豹丝毫不避闪，“咚”，坚硬的豹头震得杰瑞德的整条胳膊发麻。这对曾经砸裂花豹卡罗莎脊椎的铁石般的拳头，如今完全失去了威力，它们再也不能保护杰瑞德的家族，甚至都不能保护杰瑞德自己。

有力的豹爪撕向杰瑞德的脊梁，在杰瑞德的背上犁出数道深深的血痕，一下子就把杰瑞德掀翻，除去了它所有用于防御的准备。在花豹的掌下，有着像狮子一样鬃毛的杰瑞德、威震八方的狒狒首领杰瑞德，轻得如同一片树叶。

在这只年轻而强大的花豹面前，所有防御都失去了意义。杰瑞德明白了它的安吉拉、朵拉、埃拉、埃贝、

丽塔是如何遇害的，也明白了为何狒狒家族近期接二连三地出现失踪事件。只是它的儿孙们纷纷作壁上观的态度，令杰瑞德感到心寒。

看来，卡罗莎花豹家族后继有豹。但是，杰瑞德老了，已经失去了所有年轻时候的气力与胆魄，再也没有能力与它的世仇相抗衡。

杰瑞德无奈地闭上眼睛，等待着花豹的致命一击。

花豹的利爪迟迟没有落下，耳畔响着花豹雷霆般的咆哮声。杰瑞德睁开眼睛。

杰瑞德看见，它的小女儿叶塔正死死地咬住花豹的尾巴，杰瑞德苍老的胸膛中涌过一阵暖流。剧烈的疼痛令花豹愤怒异常，转而去袭击它的小女儿叶塔。

杰瑞德立即腾跃起来，以花豹熊熊燃烧着的两只眼睛为坐标，扑向花豹。它矫健而敏捷地跳跃着，仿佛恢复了年轻时候的风采，青春年少时的力气好似在一瞬间奔腾回了它的血脉中。

杰瑞德和它的小女儿叶塔和花豹卡拉缠斗在一起，偌大的狒狒家族竟再没有成员前来支援。

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杰瑞德既为小女儿叶塔能与自己并肩作战而感到欣喜，又为整个家族的冷漠感到辛酸。到头来，它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狒狒家族还是离它远去了。

花豹卡拉毕竟年轻力壮，又加上狩猎技艺娴熟，杰瑞德渐渐支持不住，不断向后退却。卡拉用力抽动尾巴，轻而易举地把叶塔甩在身后，专心致志地向着杰瑞德扑击。

杰瑞德只看见，花豹卡拉火炬一样的双眼在它的眼前晃动。双眼中，闪耀着花豹家族对狒狒家族世世代代的仇恨。

或许，从一开始，杰瑞德就不应该占据这棵本属于花豹家族的猴面包树，否则就不会发生如此多的流血事件，安妮塔、埃贝、埃拉、朵拉、安吉拉、丽塔、霍尔……它们都不会死于非命。当然，它们也杀死了花豹卡罗莎的许多后代。杰瑞德发觉自己年少时是如此固执，执意要与卡罗莎的花豹家族对抗到底。年老之后，当浑身的力气与壮志都从它的身体中流逝之后，杰瑞德变得更加容易妥协。过去，杰瑞德从未想过，这场家族

世仇的背后，究竟沾染了多少狒狒和花豹的鲜血。

不管怎么说，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杰瑞德用自己的双臂勉强抵挡着花豹卡拉的袭击，它的胳膊被锋利的豹爪撕出了好几道深深的伤口。杰瑞德的心脏在剧烈地颤动，好像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杰瑞德的耳边嗡嗡作响，全身的血液急速涌向它的头部，使它感到虚脱，再也难以支撑下去……

突然，一个黑色的身影从天而降。

杰瑞德嗅到一股它十分熟悉的气味，是它的小儿子杰克！

白天，杰克离开猴面包树后，来到了花豹姐姐卡拉所在的地穴附近，想找机会救出它的妻子和儿子。可是杰克等了许久，都不见卡拉离开地穴。直到暮色降临的时候，花豹姐姐卡拉才从地穴钻出。

杰克看见，卡拉径直向猴面包树所在的方向奔去。

杰克心中一沉，它知道花豹姐姐卡拉又将向狒狒家族发起袭击了。半个月以来，回归家族之后的杰克已经将自己的情感与狒狒家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猴面包树

上居住的都是它的亲属、它的同胞，它无法将自己置之度外。况且，由于自己内心的胆怯，杰克一直没有及时向它的家族传递花豹卡拉袭击的消息，杰克对此深怀愧疚。

现在，狒狒家族危在旦夕。

它的生命、它的妻子和儿子的安危固然十分要紧，但世上有些东西比这些更为重要。借着夕阳的余晖，杰克远远地跟在花豹姐姐卡拉身后，暂时放弃了营救自己妻子和儿子的打算。

平生以来第一次，怯懦的杰克和它的花豹姐姐卡拉正面展开格斗。

在黑夜中，杰克修长的鬃毛随着它身体的运动张开，在干燥的空气中猎猎作响。杰克显然很好地从它的父亲杰瑞德那里继承了南非大狒狒英勇善战的基因，扑、翻、跳、跃，杰克的一招一式好似在重新演绎着杰瑞德盛年时期的辉煌。

杰瑞德感到无比欣慰。

此外，由于在花豹的岩石洞穴里长大，杰克对于它的花豹姐姐卡拉的狩猎方式了如指掌——它知道卡拉什

么时候会扑咬，什么时候会佯攻，什么时候会抡起豹掌，什么时候会甩开它那条刚劲有力的豹尾。一起长大的岁月，不仅使卡拉清清楚楚地了解了狒狒的行为方式，也使杰克读懂了花豹的心。从这一点看，亲生的姐弟也未必能够像杰克和卡拉一样彼此了解对方。

杰克是多么希望卡拉是它的亲姐姐啊，可是卡拉杀死了它的亲姐姐安吉拉，逼死了它的女儿杰西卡，又要去捕杀它的老父亲杰瑞德，是与它水火不容的仇敌。

杰克与它的花豹姐姐卡拉进行着殊死较量，獠牙与獠牙相碰撞，迸溅出灼热的火星；胳膊与胳膊相互交格，用尽全身的力气，好似要将对方的手臂拧断。所有童年时代的温情都一扫而空，杰克和卡拉恨不得将对方生吞活剥，像一对真正的家族世仇一样。

杰瑞德长长地喘了口气，运足身体中残存的力气，和儿子一起加入到对付花豹的战斗中。被花豹卡拉甩在一旁的叶塔做好调整之后，也参与到战斗中。

花豹卡拉终究寡不敌众。它长啸一声，蹿下猴面包树，扭头向着它占据的疣猪地穴所在的方位奔去。

经过一整夜的战斗之后，此时启明星升上了天空，东方的天际微微泛出酒红色的曙光。杰克在卡拉的后面紧紧追击，它的妻子和儿子还深陷豹穴之中，它必须尽快把它们解救出来。杰克已经与花豹卡拉进行殊死较量，完全失去了姐弟的情分，很难保证残忍的卡拉回到地穴之后不会立即杀死杰克的妻子和儿子。

借着凌晨微弱的光线，杰克勉强看得清卡拉的身影。它以最快的速度追赶卡拉，不敢有丝毫松懈。它的老父亲杰瑞德和它的妹妹叶塔也紧紧地跟随在杰克身后，生怕只身前往豹穴的杰克会遭遇危险。

后面，整个狒狒家族都从猴面包树上蹿下来，奔跑在杰瑞德的身后。从骁勇善战的杰克身上，它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又似乎为它们方才的胆怯感到有些内疚。因此，它们纷纷追赶上它们的首领杰瑞德，向着远方的豹穴奔驰而去。

稀树草原的旷野上，上百只狒狒追逐在一只花豹的身后，场面甚为壮观。轰轰隆隆的脚步声拍打着大地，打破了黎明的宁静。

豹穴之前

在地穴的入口，奄奄一息的凯米在同鬣狗群做着最后的战斗。

地穴的入口十分狭窄，易守难攻，每次只能容纳一只鬣狗探进头来。凯米凭借地形优势，顽强地同鬣狗群进行战斗，保护着自己身后的孩子。凯米把有的鬣狗的眼睛抓瞎，把有的鬣狗的喉咙咬断。洞外的鬣狗群在怪异地叫嚣着，撕食着流着鲜血的同类的尸体，这些贪婪而饥饿的鬣狗只在乎血的气味。

尽管如此，凯米每一次同鬣狗作战之后，身上都会留下许多流血的伤口。由于失血过多，凯米渐渐产生了幻觉：它看见，杰克向它奔跑而来，紧紧地将它拥在怀里，就像它们初次拥抱时一样……忽然，凯米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轻得就要飞翔起来，飞到一个既没有烦恼，也没有忧愁的世界。

一只鬣狗闯入地穴，咬断了凯米的喉咙。

凯米毕竟寡不敌众，这位勇敢的母亲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等花豹卡拉和尾随而来的杰克赶到地穴前时，它们看到的是一幅地狱般的景象。

上百只鬣狗聚集在地穴附近，喉咙中发出似笑非笑的刺耳的叫声，大地上血迹斑斑。它们在撕食着同类的尸体，在撕食着凯米的尸体，在撕食着三只小豹崽的尸体。

卡拉和杰克怔怔地站着，脑海中一片空白。

“嗷——嗷”，地穴不远处的乌木堆里传出了几声微弱的呼唤。卡拉看见，两个毛茸茸的小脑袋从乌木堆中钻出，一只是它的小豹崽的小脑袋，一只是杰克的儿子杰西的小脑袋。这两个小家伙不知怎么躲进了卡拉小时候曾经避过难的乌木堆里，乌木堆浓郁的气味隐蔽了两个小家伙身上的味道，才暂时没有被鬣狗群发现。

“嗬呼——嗬呼”，小家伙的身影暴露在了鬣狗群的视线之下，恶魔般的鬣狗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鬣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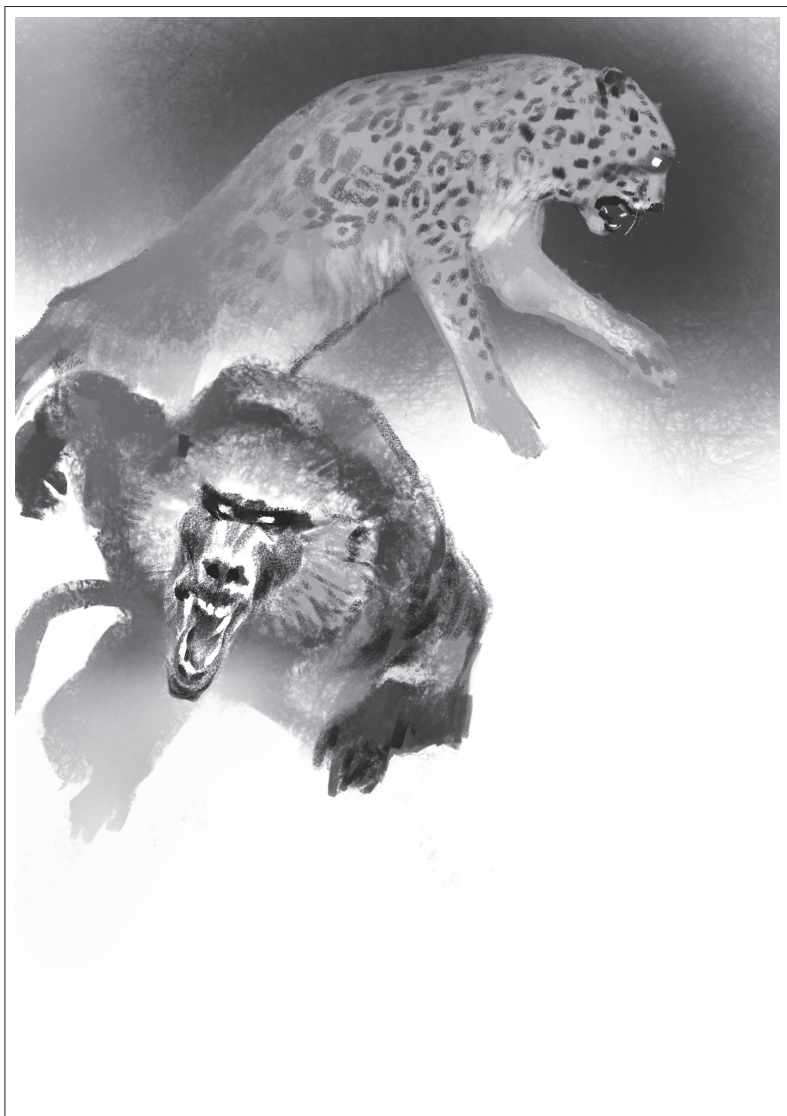
仅用鼻子思考，它们也用眼睛思考。在鬣狗看来，无依无靠的两只幼崽是最容易获取的食物。

花豹卡拉向着鬣狗群扑咬而去，尽管花豹对蜂拥而至的鬣狗群心存畏惧，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它什么都顾不上了。杰克也毫不犹豫地向着穷凶极恶的鬣狗冲去，它要从鬣狗的爪牙之下夺回自己的儿子。营救儿女的共同目标，使卡拉和杰克这对有着世代深仇的姐弟再一次并肩作战。

在卡拉和杰克身后，尾随而来的杰瑞德、叶塔，以及整个狒狒家族，也卷入到了同鬣狗的战斗中。许多狒狒并不是心甘情愿参与到战斗中的，但这附近已经被鬣狗群团团围住，又没有大树可以攀爬，它们只能用自己的臂膀和獠牙去同嗜血的鬣狗进行战斗。

也许，没有退路的搏斗才是最漂亮的战斗。

杰瑞德飞扬着它雄狮一般的长鬃，像狮子一样咆哮，就像它壮年时那样威风凛凛，指挥着整个狒狒家族的进攻阵势。年轻的狒狒们回应着杰瑞德的吼声，立即汇入到轰轰烈烈的激战中。



这些在安逸中长大的年轻狒狒真正地战斗起来，丝毫不比它们的父辈当年逊色。远远近近，雄浑有力的咆哮声在开阔的平原上升腾，如同声声擂动着的战鼓，在旱季的草原上风暴一般地掠过，书写着一个能够与花豹匹敌的族群世代代不可磨灭的尊严。

热血、豪情、家族、荣耀，在这场战斗中淋漓尽致地释放。这场战斗，告诉了杰瑞德的儿孙们生命中最值得一搏的东西，就算整个家族都战死在这里，杰瑞德也无怨无悔。

当炎炎烈日升上树梢，开始炙烤干燥的大地的时候，鬣狗们终于无心恋战，接二连三地逃走了。鬣狗群是一些机会主义者的组合，只要无法很容易地获取胜利，它们就会作鸟兽散，一只接一只地逃跑。

只有少数鬣狗还在乌木堆附近战斗。

杰瑞德看见，在距离小花豹和小狒狒最近的地方，花豹卡拉和杰克仍在战斗着，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击退了最后一波前来突袭的鬣狗。果然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啊，配合得如此默契。

杰瑞德终于知晓了它的儿子杰克在豹穴中长大的经历，但这并不是杰克的过错，而是它自己作为父亲的过失，杰瑞德想。

恍然间，杰瑞德眼前出现了这样一组场景：杰瑞德和它童年时最好的朋友卡罗莎结伴同行，一路上，它们蹦蹦跳跳，尽情享受作为丛林儿女的快乐，看着高大的乔木、茂密的灌木丛、缤纷的花朵、五颜六色的蝴蝶、扑翅的飞鸟、疾奔的野兽……

或许，它们本来可以一直都做朋友的。

尾 声

烈日炎炎。豹穴外的空地上，洒满了片片血迹。其中，有鬣狗的血，有花豹的血，也有狒狒的血。

花豹卡拉要离开这里，它不能停留在这个让它失去了三个孩子的地方。它要向着远方行走，远离这片流着鲜血的土地，远离这片充斥着仇恨的土地，远离古老的猴面包树。

狒狒家族也没有向着已经居住了多年的猴面包树行进，而是向着一棵高大的黑檀树进发。杰瑞德决定，带领整个狒狒家族离开猴面包树，回到它们原来居住的黑檀树上。黑檀树的树冠虽然比古老的猴面包树要小得多，但还是能够容纳整个狒狒家族居住的。

开阔的空地上，小狒狒杰西和小花豹拥抱着在一起，

相互为对方梳理着毛皮，就像狒狒杰克和花豹卡拉小时候一样。

“呦——”，卡拉轻轻地发出一声呼唤，用毛茸茸的尾尖把小豹崽带走。

杰西极不情愿地坐在地上，望着花豹母子渐渐远去。

杰克抱起自己的儿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它亲吻着儿子受伤的额头，将最诚挚的祝福送给自己的儿子，愿它忘却一切的仇恨与纷争。

许多年后，古老的猴面包树依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即使四十个人手拉手都不能将树干合围住。

不过，再也没有谁能记得当年的故事了。

自然博物馆 豹

拉丁文学名：*Panthera pardus*

分类：哺乳纲 食肉目 猫科

豹是优雅的大型猫科动物。匀称的身躯，带花斑的皮毛与纤细的身腰，以及高高竖起的尾巴是豹给人的第一印象。

豹对于环境没有特别的要求，分布范围极广。热带森林与河流旁的灌木区是豹最喜欢的住所。此外，长有灌木的树木稀少的草原与岩质的半沙漠区也是它们经常出没的地方。

豹的社会组织分雄雌两制。每只雌豹住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内，抵抗其他母豹入侵。雄豹统治的疆域较广，有时涵盖母豹部分或所有的居住地，不过却从不

侵入其他雄豹的领地。

爬树对敏捷的豹来说易如反掌。树木对豹相当重要，因为豹总是在树上留下强而有力的爪印来划定自己的领域范围。此外，树荫可以作为豹在白天养精蓄锐的场所，同时树上还是绝佳的食物储藏所。

雌豹两年一妊娠，大约经过3个月的孕期，会在岩石洞、茂密的矮树丛、树洞或崩塌物下的缝隙中生下幼崽。雌豹每胎可产下1~6只小豹，通常是2或3只。刚出生的小豹重约500~700克，眼睛还未睁开，感觉也不灵敏，相当容易受攻击。

小豹生长的速度相当快。10天后眼睛就睁开，3个月时便断奶。事实上，小豹算是最早能吃肉的肉食动物，不过雌豹会持续哺乳一直到断奶期。3个月大的小豹已开始学习独立，不仅开始和妈妈同进同出，同时也在领域里越来越大胆地参与捕猎行动。6个月大时，小豹便能独自捕食较小的猎物，不过它仍和妈妈共同生活到18个月大，甚至到2岁大。

成年的雄豹体重大约在37~90千克，雌豹体重大

约在28~60千克，是大型捕猎者。豹的感觉器官十分发达，体力相当惊人，但它们捕猎的方法却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埋伏和单独捕猎。它不会跟踪猎物，只是躲在一旁窥伺，等候猎物的光临。当它们埋伏在树上或高高的草丛中时，那一身带斑点的毛皮便成了它们最好的伪装服。

豹是熟练的捕猎能手，它会极力把握住每个捕猎机会。在寻找猎物时，它通常都是静悄悄地在领地上来回搜寻。它谨慎到连自己的影子也隐藏得天衣无缝，并且尽量让自己的呼吸声及气味消失。如果猎物的体形娇小，豹便会紧抓它的颈背，如果猎物比较强壮，豹则会抓它们的咽喉使猎物窒息而死。

一般来说，豹通常只攻击体形娇小的哺乳动物，以免与其他较强壮的肉食动物竞争。野猪、羚羊、猴及狒狒等都是豹的猎物。狒狒成群时很强，豹尽量避免与成群的狒狒发生正面较量，但豹会袭击落单的狒狒。

非洲——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袁 博

八岁时，我写了我的第一篇动物小说。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已经连续创作动物小说十六年了。出于对动物学的兴趣，我成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后来转入中文系。现在，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由于所学专业的原因，我用寒暑假的时间到云南、贵州、青藏高原等地进行动物学、民间文学和人类学考察。草原和高山上的太阳、月亮、星辰、疾风，以及那里形形色色的生灵，都告诉了我许许多多书本上读不到的哲理。

与动物和自然相处的经历，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起点。这些经验不仅为我提供了动物小说创作素材，更教会了我如何去理解自然，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观念。而非洲，那片属于大型野生动物的土地，唤起了我最初的

创作热情。

非洲，是我梦中的动物小说故乡。

上小学时，我在一座被群山环抱的野生动物养殖基地生活了三年。养殖基地占地面积巨大，由数座连绵的山丘组成，四周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养殖基地中的围栏依山而建，相当宽敞，给成群的梅花鹿、鸵鸟、孔雀等动物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动物在野生环境下的生存状态。进入不同的野生动物养殖区域，就如同进入了不同的世界。

养殖基地的东北角位于地势平坦的山脚下，是黄沙连绵的鸵鸟养殖区，被围栏隔开的鸵鸟群踏起滚滚黄尘。负责饲养鸵鸟的是一个饲养员爷爷。他是一名很有经验的野生动物饲养员，曾经在南非、坦桑尼亚等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农场和私人动物园工作过。他养过非洲野水牛、养过斑马、养过鸵鸟……甚至还养过一头非洲象！

那时，我最喜欢看科普书籍。从书上，我知道野生的麻雀可以驯养为宠物。于是我想，鸵鸟应该也可以驯化的。在我的一再央求下，饲养员爷爷开始和我一起驯

服一只两三个月大的小鸵鸟。没多久，我便在饲养员爷爷的带领下，骑着鸵鸟到附近的山村小学上学了，所到之处，赢来一片赞叹声。那时的我，别提心里有多高兴了，我想：“我应该是中国第一个骑着鸵鸟上学的孩子吧。”

在野生动物养殖基地，饲养员爷爷是我最好的朋友，常常给我讲一些来自非洲热带草原和牧场的动物故事。饲养员爷爷说，花豹和狒狒群是非洲草原上的世仇，在非洲的旷野中时常能看到狒狒群与花豹争夺领土的场面；非洲野犬是非洲草原最聪明的动物，在一只受伤的非洲野犬最困难的时候，饲养员爷爷曾经把肉块喂给它吃过；在非洲时，饲养员爷爷曾经参与过捕捉野生鸵鸟的行动，以便得到优良品种；繁殖季的雄性非洲野水牛脾气非常暴躁，饲养非洲野水牛需要十分小心……

饲养员爷爷还曾经给我讲过一只白狮的故事。一只白色的雌狮时常在农场附近游荡，而关于这只狮子的来历，又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在饲养员爷爷口中，这只白色的雌狮是极为神秘的动物。学习了生物科学之后，我明白了这种情况是非洲狮的一种基因突变，而白

狮在野外环境下将比它的同类面临更多的危险与挑战，能活到成年的白狮必然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磨砺。

在辽阔无边的星空下，我依偎在饲养员爷爷身旁，听着雄鸵鸟雄浑的吼声，想象着那片遥远而神秘的大陆……后来，我以饲养员爷爷口中的故事为原型，写下了许多关于非洲动物的故事，这是我最早创作的一批动物小说。

现在，我把十几年来陆续写下的关于非洲的几部动物小说重新整理创作，作为“动物小说王子袁博非洲系列”整体推出，包括《豹的世仇》《狮子的心》《野犬王朝》《野牛的故事》四部。原本应当属于“非洲系列”的长篇小说《鸵鸟家族》已在“动物小说王子袁博旷野系列”中出版，就不再纳入该系列中。

在这个系列中，我在探索一种与“旷野系列”（《火烈马》《狼群的覆灭》《鸵鸟家族》《猿人部落》）不同的动物小说写作方式。我希望能用翔实的动物学事实、曲折的情节、口语化的语言，向小读者们讲述那些来自非洲的动物传说……
